

慧命经

清 柳华阳着

自序

华阳洪都之乡人也，幼而好佛，因入梵宇有悟，常怀方外想，见僧辄喜。一旦闻长者言，昔五祖三更时私授六祖道，侧听欢然，憬如梦觉，始知修炼家必赖师传，乃寻求不已。足迹遍荆楚间，迄无所遇，后乃投皖水之双莲寺落发，愈加咨访。凡三教之师，靡不参究，竟无悉慧命之旨者。因自叹曰，人身难得，遂此虚度乎？忽发一念，于每夕二鼓，五体投地盟誓虔叩上苍，务求必得。阅及半载，幸遇合伍冲虚师，传余秘旨，豁然通悟，乃知慧命之道，即我所本有之灵物。嗣至匡庐，又遇壶云老师，窃聆论绪，知为非常人。勤恳听受，继以哀吁，师乃大发鸿慈，开悟微密，中边奥窍，罔不周彻。及余临行师嘱曰，佛教双修，今已断灭，子当续其命脉，以度有缘。余隐迹江左，与二三道侣，焚修切究，因碧蟾了然琼玉真元苦修，已成舍利，默契师传，故纂集是书，命曰慧命经，画图立相，开古佛之秘密，泄师祖之元机，洵接引后学之梯筏也。余见世之求道者，多宗语录，而语录中有实语者，有妄语者，彼下学不知如来慧命之道，误入套语禅，终为下愚，转受语录之害。余通阅诸经，与师传印证，有楞严华严坛经乃实语也。禅师语录，和尚语录，乃妄语也。夫修炼之道，非实语不足证真诠，非实语不足以辟虚妄。虚妄胜则魔障生，虽有智贤，无所从入。千百年来，慧命之道，深秘单传，率难窥觉，今以浅率之言，将佛宝流传，和盘托出，俾世之学者，睹此慧命经，即若亲口相传，只须励志精勤，不必他山求助，则佛果可以立证，此余若心求师悟道之本愿也。

乾隆甲寅夏，湖口传卢柳华阳，序于皖城忠洁庵中。

漏尽图第一

盖道之精微，莫如性命。性命之修炼，莫如归一。古圣高贤将性命归一之旨，巧喻外物，不肯明示直论。所以世之无双修者矣。余之续图者，非敢妄泄也。是遵楞严之漏尽，表华严之妙旨，会诸经之散言，以归正图。方知慧命是不外乎窍矣。且此图之所立者，是愿同志之士，明此双修之天机，不堕傍门，方知真种由此而怀，；漏尽由此而成，舍利由此而练，大道由此而成，且此窍也，乃是虚无之窟，无形无影，气发则成窍，机息则渺茫，乃藏真之所。修慧命之坛，名之曰海底龙宫，曰雪山界地，曰西方，曰元关，曰极乐园，曰无极之乡，名虽众多，无非此一窍也。修士不明此窍，千身万劫，慧命则无所觅也。是窍也，大矣哉！父母未生此身，受孕之时，先生此窍，而性命实寓于其

中。二物相融合而为一，融融郁郁，似炉中火种，一团太和天理。故曰先天有无穷之消息，故曰父母未生前，气足胎圆，形动包裂，犹如高山失足，〔“口”字中一“力”字〕地一声，而性命到此则分为二矣，自此以往，性不能见命，命不能见性。少而壮，壮而老，老而呜呼。故如来发大慈悲，泄漏修炼之法，救人再入胞胎，重造我之性命，将我之神气入于此窍之内，合二为一，以成胎孕，其理一也。夫窍内有君火，门首有相火，周身为民火。君火发而相火承之，相火动而民火从之，三火顺去，则成人，三火拟来则成道，故漏尽之窍，凡圣由此而起，不修此道，而另修别务，是无所益业。所以千门万户不知此窍内有慧命主宰，向外寻求，费尽心机，无所成矣。

法轮六候图第二

且道之妙用，莫如法轮；运行不蹊，莫如道路；迟速不等，莫如规则；限数不差，莫如候法。是图也，大备法全，而西来真面目，无不在此矣。且其中之玄妙行持，莫如呼吸；消息往来，莫如阖辟；不外道路，莫如真意；有所起止，莫如界地。舍己从人，备着此图，全泄天机。愚夫俗人得之，亦无不成也。苟无其德，纵有所遇，天必不附其道。何也？德之于道，如鸟之羽翰，缺一不可所用也。必需忠孝仁义五戒全净，然后有所望焉。而其中精微奥妙，尽在慧命经中，两相参看，无不得其真矣。

任督二脉图第三

盖此图于前二图是一也，所以重绘者何为？是恐修道之人不知自身法轮之道路，故备此图，以晓同志耳。盖人能通此二脉，则百脉俱通矣。所以鹿之睡时，鼻入肛门，通其督脉，鹤龟通其任脉，三物俱有千年之寿，何况人乎！修道之士，既转法轮，以通慧命，何患不长寿，而成其道业。

道胎图第四

且此图楞严经原本有之妙旨，俗僧不知道胎者，因当初未续图之过耳。今以阐扬，修士方知如来有道胎真实之功夫在矣。盖胎者，非有形有像而别物可以成之，实则我之神气也。先以神入乎其气，后气来包乎其神，神气相结，而意则寂然不动所谓胎矣。且气凝而后神灵，故经曰，亲奉觉应，二气培养。故曰，日益增长，气足胎圆，从顶而出，所谓形成出胎，亲为佛子者矣。

出胎图第五

楞严咒曰，尔时世尊从肉髻中，涌百宝光，光中涌出千叶宝莲，有化如来坐宝花中，顶放十道百宝光明；皆偏示现，大众仰观放光如来宣说神咒者，即阳神之出现也。故曰，佛子。苟不得慧命之道，枯寂口禅，焉有自身，焉得谓世尊为小道乎？此即泄楞严之秘密，晓谕后学。得此道者，立超圣域，不落凡尘矣。

化身图第六

面壁图第七

虚空粉碎图第八

集说慧命经第九

华阳曰，成佛作祖，是本性灵光，不得慧命漏尽，不能了道，直入于如来之太空。

盖本性灵光者，其名虽二，源头则一也。在定则谓之性，定中慧照，则谓之光矣。慧命者，乃如来当初所取以示人之名也。是西方之梵语，中华人之本源，儒谓之先天炁也。是修佛之舟梯，作祖之权柄，即孟子所谓善养浩然之炁者是也。漏尽者，即世尊以示阿难所修之名也，亦是西方之梵语。中华曰走漏，儒谓之走精，医谓之泄元炁。而漏尽即慧命之所化，当其未动之先，本是命也，及其动，而不知其修炼，出关则化为有形之漏尽矣。故儒谓之炁化精也。当其童真之时，坚固之体，原无漏尽之名。圆陀陀，光灼灼，此时若遇真师，不用漏尽之法。只要将此圆陀陀光灼灼之慧命，收归中宫，时时醒悟，刻刻觉照，护持十月，道胎养成佛体，即楞严经所谓：既游道胎，亲奉觉应，功勤炁足，自然出胎。到此法身广大，即楞严经所谓：形成出胎，亲为佛子。此即谓之顿法矣。若夫十六岁以后，命宝满足，足而自漏矣，从此以往炼至无漏，故如来谓之曰漏尽矣。世之学佛者，若不虚心求师指点火化之真诀，任尔打七参禅，长坐行持之流，万无所保。既无所保，焉有道之可成成哉！故华严云：不求此妙法，终不能成菩提。是以如来发大慈悲，示人下手接续添油之法，补足圆陀陀光灼灼之慧命，再皈中宫，此乃谓之渐法矣。故光明如来云：老僧会接无根树，能续无油海底灯。且又当勤勤修炼，非一朝一夕能成道也。故世尊谓阿难云第一漏尽难成，而漏尽又是佛所喻之别名，乃此篇修慧命之法也。若修性不修命，习气难消，纵然能到恢恢相，无非五通之鬼，不能契如来之六通。所以大佛方等大集经云，修习五通，既修习已垂得漏尽，而不取证，何以故？愍众生故舍漏尽通。乃至行于凡夫地中。太空者，法性圆之虚极也。故华严云：性如虚空，即邵子所谓“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风云变态中”是也。

而慧命漏尽不得风火炼法，不能和合凝集，而成大道。

风者，是助火之烈焰。火者，是化物之能功。故如来云：微风吹动。又云火化以后，收取舍利。风火漏尽并用，自然和合凝集，而成大道矣。

是以佛法次第用工之真传，岂无凭证。

且真实之道，则有真实次第之工夫，或如前后混杂，非如来之道也，乃旁门外道而已矣。且次第者，如下手时，有和合真种之功；如转手时，有修炼舍

利之功；如了手时，有温养道胎之功；如撒手时，有出胎面壁之功等法是也。然而次第非敢妄论，是集佛祖第用功之秘文，攒凑逐节以为凭证，每句之下添一注脚，喻晓同志，概而证之则无所误也。

妄以一言半句而为道哉。

如今之禅门，自己尚未得真传，妄以化人。或曰父母未生前，或曰念佛是谁？这些婆婆妈妈之百语哄弄世界愚夫愚妇，东问西寻，谓之参求佛法，到头一场空老，何足为道哉。志者观之，真谓之老婆禅、口头禅、是非禅、皮壳子禅、衣食之禅耳。

且千古至今，莫不以盲引盲，坑陷无数之善信，深入九泉，竟不能出头见佛之光华矣。

盖佛法自汉明帝始人中华，前秦始皇却有佛僧来，始皇送还不用，由汉以来，谬妄莫知其数，幸遇达摩来此土，以证其非，单传大代，自六祖至今，非上又非，谬外更谬，所以有九十六种外道，二十四观之傍门，独有打七一门，是害人之毒药，埋人之火坑。释教西方二十八祖，东土六代原无此门，乃高峰门人诬捏，况高峰所习乃是闭息之傍门，非如来之正道。或问曰，何以见得也？答云：高峰自曰，忍饿寿昌金粟是也。但看打七门人，个个吐血，不但不成大道，反得劳症，苦恼而死，岂不痛哉？是人身气血脉络尚且不知，焉得知其道乎？夫人身日间劳倦，全靠夜静安神，以待后天心肾交和，为滋养此身之根本。苟教人七七昼夜劳倦不睡为之大道，安有不得其症者之害也。医曰：凡人七夜不睡，则心肾不能交，必得劳症，何况七七乎？又加打其脊络，伤其脏腑。呜呼！此刑自唐帝解之后，至今不敢妄用矣。帝当初见受此刑者，十有九死，阅诸医书，谓人五脏俱有脉络，系于脊之总络，以通其气血，为运行养行之本。一打此处，即阻其气血，逆而上行，就是卢医、扁鹊，莫能救之。故解其刑，以杖臀为之责也。又或以黄缙之上，续某僧某僧之名字，谓之传法，以假传假迷惑世人，坑陷初学，又加口头禅之语录，遍满世界，纵有励志者，无所觅求。以为佛祖是皆天生，亦以虚劳空死，如此将佛之光华，竟变为黑暗矣。

盖大藏之法宝，本是全旨，奈因当初学者有浅深，根有利钝，遇此前后混杂，实不肯成其逐节之次第也。

且大藏之教，有权法，有实法，有无为法，有有为法，岂可一概论之，是在人之学与不学耳。所以然者，性命双修之道，即在其中矣。

而后来诸祖，所以成者，亦不肯并泄而同论。

且后来诸祖有所得授而成者，不肯公同大众，以权法制伏俗僧，谓其悟性，免其多事而生别念，实法有悟知者，私付密授，故为教外别传，只通消息。

如世尊不传堂弟阿难，私付与迦叶为二祖，如五祖不传首座神秀，私付与待者卢能为六祖，是以成佛作祖之大宝，岂传无志之人。必要有超乎佛祖之志气，知晓那边道理，方可付之。故佛法之秘，宜世所难问也，是以不肯并世而同论。

或显于无为，而隐于有为。

无为者，是养道胎面壁后半之法，非今之俗僧，以枯坐之无为也。其有为者，即凝集和合，修慧命前半之法。有凭有据，乃先天意炁之妙用，非世间之有为也。故宝积经云：一切诸法，悉如幻化，是中却有一法，和合凝集，决定成就。又经颂云，大士修行解脱门，转益慈悲求佛法，知诸有为和合作，志乐决定勤行道。又经云，所谓二乘，堕于无为广大深坑，不能超脱证果。古德云，有为虽伪，弃之则功行不成。无为虽真，趋之则圣果难证。今之禅门，闻之有为，谓之着相，弃而不取，殊不知此有为，乃定静之中妙道之有为也。譬如天地是个无为，而天地所以生万物者，是个有为矣。则最上一乘之佛法者，亦然。而人之心能到无为之时，则内里有一物，超然而出，若不以意取之，此物岂不散于外境，即非我所有矣。如此取皈之法，故名之曰有为法矣。即六祖所谓往北接度者，是也。

或显于无物，而隐于有物。

无物者，乃后半之性功也；有物者，即前半之命功也。今之假禅道，闻之有物，莫不厌之，殊不知此物者，道之根本，法之津梁，人人本有，即非思虑之物，乃元关内之物也。故六祖云：吾有一物，无头无尾，无名无字，无背无面。又付大师云：有物先天地，无名本寂寥，能为万物主，不逐四时凋，乃先天之物也。宰育后天，散则无形影，聚则成舍利。故圆悟云：何物高于天？生天者。是何物厚于地？育地者。是何物宽于虚空？包虚空者。是何物超佛越祖？植佛祖者。是乃化育之本，物我同途。故曰：物我同一大父母者，即此也。顺去生人生物，逆来成佛成祖。顺去则物我同知，逆来非师莫能晓用，故云峰禅师云：有物密救人，怎奈人不知，即先天纯阳至刚之炁也，散之乃在一身，促之即在玄关。故寒子云，可贵天然物，独一无伴侣，觅他不可见，出入无门户，促之在方寸，延之一切处。你若不信受，相逢不相遇。大则包藏法界，细则粟米微尘。所以云峰禅师云，盖天地撮来如粟米粒大，虽然如是，先必须和合凝集，而后有物。世尊谓之菩提种子，法华会上龙女所献者，即此物也。

或显于无事，而隐于有事。

无事者，是祖师所制伏众之法耳，乃小乘法也。有事者，祖师隐藏密授，乃上乘法也。无根凡夫，不能信受，故世尊云：我于五浊恶世，行此难事

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一切世间说此难信之法，是为甚难。又云，世尊如此之事，世所难信，而祖师若与下根之人说破，返生非言。故法华经云：尔时佛告舍利弗，不须复说，若说是事一切世间诸天及人，皆当惊疑。又云，唯此一事实，余二则非真。且有事者，又非旁门之事也，慧命即元关机动物产之事矣。以我之意宰之，以呼吸收之，和合真种，转运法轮，采取熏炼，总是意同呼吸用慧命矣。故名之曰有事者也，慧命即元炁之别名。元炁生时，若不收取，岂不散耶！故兴阳禅师云，进一步则迷理，退一步则失事，即此也。

或显于小乘，而隐于大乘。

小乘之法，乃禅师所施之权法也。曰参禅打坐，曰念佛看经，种诸善根之因果。大乘之法，即祖师受记之密语也。曰慧命寿命，曰漏尽马阴，是超凡入圣之佛果，此以上言之大概而已。

或有言之易而喻之浅者，当逐节以熟玩，不可冒视也。参悟无疑，再求印证，使徒执其偏见，取宗于妄人之口，何其诬耶。

浅易之言，即性命之真方。未得诀者，难以晚悟，必须前后凑合，究竟层次，再求真师印证，免误此生之空修也。若今之丛林所传所证者，非如来之正法，乃黄缙上所传某僧某僧之名字，谓之佛法，若认则误也。此乃六祖之后未得真传者，妄人所捏争方丈之计耳。哄弄后学，误了多少善信，既非佛法，乃争讼之端也。

余故曰，脱俗离尘觅过知，

古云，欲往山下路，且问去来人。过知者，是得诀之人，或已成，或未下手，然而其诀则一也。

断淫悟道贵真师。

且断淫者，即楞严经之首戒，成佛之津梁，苟为释子，袈裟锡杖，不断淫机，谓之修道，岂不取笑儒道之高入乎！外面虽威仪，内里与物无殊，真可耻矣。且断淫一事，若不求真师，将何法断之？凡求师者，先问此法起首，余此俱是旁门也。

任他指说万般法，与我身心难自规。

今之释教，无非看经念佛，参禅打坐，打七问话头而已，除此之外，无所为也。此乃黄叶止小儿之啼，与我身心有何益乎！

格外高谈非至道。

今之学佛者，不得正传，开口便曰某菩萨某佛祖，自己无能，将此婆婆妈妈等话，哄弄愚人。又曰，某僧死已得道，某和尚死已得大道。若教死已得道，天下死尸尽是得道之汉。殊不知得道者，在生能为无所不有之变化方为至道矣。

片言暗点是良医。

片言乃老实之话，非文字之长篇，亦非花言巧语，故五祖所谓师师密付本音。暗点者，如五祖三更点与六祖，如世尊在舟点与迦叶，凡得其道者，疑病尽祛，藏教之经文，无不通达，故曰良医矣。

得来暂试从头看，一刻工夫果自喜。

既得真诀，且从下手修起，如果若是其道，淫根一萌，以心凝而宰之，以呼吸而吹之，不要一刻工夫，淫根自缩，意炁自合，心静身爽，果自暗笑矣。

抑闻之《心经》曰，现自在菩萨。

华阳曰，此乃如来天恩教人起手双修性命正法之切境，奈何凡夫不得真传，便谓以念观念，谓之观自在菩萨则错谬矣。殊不知此念，乃缘习所有识种所结，非道之本源，故程子所谓正道定理，果是心乎？抑非心乎？此所示人另悟消息之至矣。夫现与菩萨，乃如来妙喻二物，双修之嫡旨，何得一物也。若此念谓之道，则逍遥矣。故圆觉经云，一切众生，妄认四大为自己身相，六尘缘影为自己心相。又元妙宗一云，灵台智性，这个是生死根本，妄想缘气，只因前尘而有分别。故传法如来曰，空王殿内无踪迹，若认为真实，则菩萨依旧埋藏九地，不得出头变化，成如来之妙相，空费此生一大因缘矣。且此乃心中之阴气识神之变化，万劫千生原是他，摄里菩萨，迷弄往投贪尘爱欲，不得解脱，所以不得证果。转劫迷失，皆因不知菩萨出处，妄认此识之误也。故景禅师云，学道之久不识真，只为从前认识神，无始动来生死本，痴人唤作本来身。又南泉禅师云，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。马祖又云，即心是佛，乃止儿啼也，岂不惧哉！且今之学佛者，闻之心不是佛，智不是道，岂不落空亡，茫然无主哉？问曰，何所修炼，答曰，观乃我正念中之灵光耳，未得真传者，谓之本性。且菩萨住居净土，二物所隔八寸四分，远非观莫能相会，即下文所谓和会凝集，决定成就是也。而菩萨既是慧命实谓之佛性，自离母腹，□（‘口’中一‘力’）地一声之时，观与菩萨，两目睽隔。且菩萨隐而深密，若不求师亲指，纵有聪慧灵悟，莫能见之。所谓道心惟微，自此而往，昼夜谋务，聪明智慧，无不是识神用事。故祖师云，汝无佛性，所以如来发慈悲，教大地众生，时时刻刻观照此菩萨。菩萨所得受此灵光之慧力，久则自然如梦觉，融融然似熏蒸，活活然如盆珠，豁然灵惺，放大光明，力足时至，忽然一涌潮上，与我识性合而为一，到此识性死，而佛性灵显，灵灵当当，依旧是个主人，光周沙界，六通俱全，任他尘尘垢垢，我独安然一性，圆融太空，所谓一切含灵，俱有佛性。虽然如是，顺去生人生物，逆来成佛成祖。凡圣之变化，总是这个所谓一物一太极，有此太极，知觉言语，无此太极，眼垂口闭，医谓之真火，实无形无影，而藏之脐后肾前，稍下空悬一穴。古谓之净土家乡，极乐国，妙有真

空。有此真火蒸熏有形，无此真火息断形坏。六祖所谓，心是地，性是王，王居心地上，王在身心在，王去身心坏。然此心又非肉团之心，乃道心也。故曰，道心居于北极，是众星拱者，即此矣。天下学佛者，不修此菩萨，而另外别有道可修乎？若有所修，尽属傍门外道而已，吕非观自在菩萨之道也。

《宝积经》云，和合凝集，决定成就。

此乃世尊之密语，大藏一教之秘文。即性命双修之宝。故曰决定成就，奈何此道自汉明帝至今，并无一人宣讲，独有达摩寂无二祖师密受，故肉身俱已变化，亲登太空，允证金身。达摩微露，而寂无着诸经典，阐扬此道，奈门人藏闭其书，余今解明备全，愿同志者，概而证之，免堕傍门，得疾病而夭死，早成乎大道矣。夫和者，乃心中之阴炁，去和肾中之阳炁，阴炁得此阳炁，则有安心立命之所，故曰和矣。合者，是肾中之阳炁，承受心中之阴炁，阳炁受此明炁，则成敛收坚固之体，故曰合矣。易经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，偏阴偏阳之谓疾。古往佛祖必须性命双修，不曾偏枯。且凝者，是凝神之法；集者，是集命之方。命不集聚，不成菩提。即孟子所谓集义而生也，此乃性命并修，养神养炁简而易成。但人不知双修，故如来曰，和合是也。且人自离母腹，神则不能顾其炁，炁不能顾其神，神藏于心，发于二目，而七窍共享，是逐日而上耗，炁藏于肾，发于淫根，夜静而下耗，禀受能有几何能？耗尽呜呼！若不求师指点，凝集纵修，无非此心中一点阴神耳。殊不知此神乃纯阴不能独力成乎至道。故世尊教人二六时中，行止坐卧以念收敛微细之神凝入于命中，命得此神，犹如臣得君主，拱伏自定不敢私自偏枯外耗，如此用工，再加晓悟后面采收阳生之法。少年不过月期，中年不过三五月，则命窍之中，不觉无中生有，莫知所之。忽然真机发动，其快乐之妙，不可以言语形容，到此当自保守速转法轮，故如来还世人一个当头，汝等若依我此和合凝集之法修炼，决定成就矣。

《六祖坛经》曰，有情来下种。

盖情者，乃修慧命下手一着之天机。若无此情，万不能成佛果。譬如农家无种，欲望收成，岂不愚乎！今之禅僧，不得成佛者，实不知此情之过耳。昔日五祖先世为栽松道人，所求四祖之道，四祖视其形骸，老而无情，乃谓曰，汝转一转来，道人果自立亡，转而自投周氏，再得正道。且道人既可立亡，不用父以自投怀胎，足谓之道矣，而又求个甚么。马祖云，不是物。又六祖曰，淫性即是佛性。其二者泄尽天机矣。故龙牙禅师云，人情浓厚道情微，道用人情世岂知，空有人情无道用，人情能得几多时。且此一情字。自汉明帝到今，注者纷纷，苟不得慧命之法，便谓此情乃世情之情，学两句套语机锋话头，谓之得道，哄弄愚人。万世之下，明眼人见之，可取笑矣。既然是坏物，焉

得五、六祖当时习而哄后人乎？盖五、六祖乃如来嫡传，慧命之道闭而不传与无德者有之。或问曰，此情是个甚？华阳云，此情乃慧命之化育，即元关顿开之机缄，其慧命虽藏在元关，静则发生往外，附与外形而起，与我心中之意，偶有知觉焉，是以外形与动则谓之情也，故闭阳关法。如来曰，不识动静学道无益矣。又问曰，何谓之下种？答曰，此情乃生入成佛之顺逆，造道之端，非真意不能逆归，凡学佛之上，既晓形动之机，将我静中之真意凝入于命宫，时来时凝，久则天机发动，不觉命宫产出菩提。故曰下种矣。又问曰，何所修炼？答曰，既知凝法，当知炼法炼者，火也。火非风不能焰灼，亦不能化物。故世尊云，微风吹动。又云火化以后，收取舍利。凡学之士，必当使呼吸之风，逆吹命宫之真火，即将所发生往外之慧命，以息摄回本地，凝凝然似炉中之火种，绵绵然如风箱之往来，熏之炼之，使有形化而为无形。知而修炼，不但本宫慧命不外耗，返得此动机，补助我之慧命之不足处。即儒所谓造化，生生无穷，久则命基满足。又谓之寿命不死矣，故如来度迦叶，谓不死阿罗汉者，是也。

又，《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曰，时。

盖诸经之句法，都有双意数字，独此曰时，岂不怪哉！此乃如来嘱咐后人，醒悟时之至切至切矣。且时者，又非时候之时也，即禅静中萌动之时矣。古德云，若言其时无定时，清风朗月自家知。儒云，月到天心处，风来水面时。诸翁虽然妙喻发其天机，却总不肯说出是个甚么时来，且教人将何所用乎？余不惜罪过，与诸人通一线，免堕傍门，早证道果，岂不妙哉！夫时者，即吾身中慧命自动时也。古德谓之活子时，其生之机，形如烈火，壮似焰风，非师传授意，息莫能制伏。别名猛虎专吞人之性命，吸人之骨髓，任他三教英雄豪杰，不得真传者，无不被他所丧矣。古之志士高人，必先伏此猛虎始得成其道果。然而其发动之形容，熏熏乎如浴之融暖，烈烈乎似火之将炽，一派壮旺强烈之性，熏蒸下行于淫根，威镇独立周身之精华，无不听令于他，医家谓之外肾。与成佛作祖之妙诀，即在此下手矣。若得真传何必又疑惑哉！且时者，释教之秘也，至切矣。

世尊曰，于竭陀龙宫说法。

上文一节言时所用之实处，无不在其中矣。又恐世人落空，故此专言真实之所，使人下手则不落空矣。盖龙宫者，西天梵语之譬喻也。中华名曰丹田，又曰炁穴，医曰精窍，其名亦多。西天又曰净土，曰界地，曰苦海，曰海底，曰极乐国，曰优陀那，其名众多，总是和合真种之处也。所以天台止观云，梵语优陀那，此土丹田，是也。故近代得道者，恐人不悟，又曰炉矣。此乃祖师慈悲示人切近之妙喻，使人知有实所。譬如铁匠，欲成锋芒美器，非炉莫

能成功，修炼亦复如是。盖炉何也？化形成物之所。其法易明。故心经解云，收来放在丹炉内，炼得金乌一样红。光明如来云，炉中火发。又云炉中发火泄天机，不悟西来即是迷，是也。

圆通禅师曰，北斗里藏身。

北斗即上文龙宫是也。藏身即前文凝集是也。祖师教人常将我之真念，藏于北斗则心自空，命自固矣，故付大士云，心空及第归，是也。

寂无禅师曰，凝神收入此窍之中，则炁随神往。自然归于此处。

且寂无得如来达摩之全旨，慧命之嫡传，故能隐显莫测变化无穷。雍正年间，屡在太邑，化阳身数十，家家有个寂无，谈笑饮食，隐则无踪，或与人金银美女，或显虎豹水火，从学之徒，凡心欲念，无不消焉。盖凝者，移也。窍者，即丹田也。亦曰炉矣。此表炁之所发，当用功之时也。盖炁之动附于外形而出，若任其出，将何为道本哉！所以祖师示人，此时速凝神入于丹田，炁得神之翕收，则炁亦归矣。且此炁者，又非呼吸之炁，乃先天之炁也。即孟子所谓浩然之炁者矣。此炁自我释教，诸得道之宗师，不肯泄漏，尽是譬喻外物，使人自悟。有明白者，然后密付，故曰教外别传，炁之别名。释教曰柱杖，曰锡杖，曰禅那，曰摘芦，曰白雪，曰金莲，曰敬果，曰洞水，曰海水，曰明星，曰西江水，曰曹溪水，曰水牯牛，曰海底好，曰炉中火，曰牟尼珠，曰海底泥牛，曰海底明珠，曰海底开花，曰炉中香烟，曰事，曰物，众名纷纷不可胜计，究其实事，无非此一炁也。故黄叶禅师参求六祖，得修炼功圆之时，自叹惜曰，道无非炁也。此一言泄尽天机矣。

又曰，功夫不间断，息息归此，或一月二月便能自觉窍中融融，暖炁旋动。

息者，呼吸之气也，佛喻之风矣。亦名柱杖，犹如老年拐杖而行。修慧命者，若无此息吹嘘，漏尽不化，舍利不成。故禅师云，未到水穷山尽处，且将作伴过时光，是也。盖人呼吸之气，原根本在丹田，但人只知出，不知进耳。得真传者，丹田之神，能以接息。故禅师云，无孔笛，颠倒两头吹，才得神炁相合，人则自暖。法轮自转一月二月者，年老年少之分别耳。少年月内，炉中自有效验之机发，年老或数月有方有浑合之信至，暖炁才有动机。

净光如来曰，金童一惺弃皇宫，不觉犀牛法海中，欲要觅他归故里，灵山塔下始知踪。

太子即世尊也，世尊思修，有天神变白马，乘太子出皇宫，腾空而至雪山，自金刀落发，先未得真传，以修傍门，所以漏尽无成。形骸羸羸，后得阿私陀以传慧命之正道，始成佛位。故法华经云，仙人授佛妙法，如来因之遂致成佛。又释家谱云，私陀见太子形骸羸羸，谓太子曰，可食牛乳，复其本元。太

子果食其乳，依然复其三十二相，道果圆满，以求燃灯佛证之。世尊初下功夫修炼至道，不待以数月期，忽见明星，自叹曰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奈何不得斯道之过耳。世尊言佛性即慧命也。牛者，炁也；海者，即丹田也，欲觅此牛，其藏处在法海，他所则无矣。故曰，北斗里藏身。灵山，心也；塔下，即丹田也。如来教人修道，先修塔下，而后有牛来归故里之效验矣。故藏经曰，人人有个灵山塔，好向灵山塔下修。知踪也者，丹田之内，忽然无中生有也。不待他论，自意念中觉知融暖和畅，一派春景。其乐无穷，即马祖所谓达于皮毛，畅于四肢矣。归者，还也。故里者，心田也。始由下中归上，化识性为佛性，煅习念成正念，识死性现，朗朗一个主人，故曰，归故里者也。

圆通禅师曰，群阴剥尽，一阳复生，欲见天地之心，须识乘阴之法。

群阴剥尽者，在年十一月，在人身为北海。一阳生者，在年为冬至，在人身为阳生，天心即阳生之所。邵子所谓冬至之半，天心无改移是也。欲见此心须求炼法，而后有可见之脸见，乃真种所产之法，即世尊见明星之见也。

《楞严经》云，愿立道场，先取雪山大力白牛，可取其粪以泥其地。

且喻道场者，乃修佛道之起手也。闻牛粪者，即是炼慧命之根本矣。世尊教人修道，先修慧命，若不修慧命之纯阳，起手单修心中阴神，安有不遭楞严经阴魔之类乎！如今禅门修性而不修命，往往颠倒反得疾病死。虽然口称顿悟十地三乘，往往到头虚老，不知雪山白牛粪之美处，空以磨砖作镜，妄以集雪为粮，误了多少年，既无立命之基，安有性道可成之理乎？是以戏台上优人，自称汉高祖楚霸王矣。盖雪乃白也，白为西方之正色，是喻人命窍之炁也。故如来教人修西方极乐也，即此矣。而良医又明指之曰，两肾之前，空悬一白圈，先天性命水火即在其中，无形无相，空空荡荡，慧命即在其中矣。若不速自修炼，焉得久居，奔名利而耗散，逐色欲而丧真。出家之人，念诵枯坐，则离气耗神，是油干灯灭，不到半百而亡。故曰雪山矣。且命即元炁也，炁之刚而无比，色之白而无瑕，故曰大力白牛矣。炁之隐显，包乎天地，载乎万物，广而无际，细而无核，觅而无影，修而现前，超佛越祖，无不是此炁也。即孟子所谓至大至刚，岂谬言哉！然而炁之变化，年壮而自拱，静极而自生，不知保守，则以耗散。故曰粪矣，耗散朝朝如是，不早筑固命根，能有几何哉！即儒所谓用之则成路，不用则茅塞也。盖粪乃劈魔之至宝，成佛之阶级，不取粪而修，则十炼九空。譬如世人欲起美屋，非其基地，安能居哉？且古之志人，知此粪之出处，静时而养，动时而取，收摄还我本地，用火熏炼，筑固自己基址，则谓之泥道场矣。既有场基，又不可少善知识，时时刻刻，将我之真意坐居其中，一念不起，八风安能摇动。即康节所谓，一念不起，鬼神莫知不由乎？我更由乎？谁独独惺惺，任他千魔百怪，我在这里隐身，安然自在。故

曰和尚坐道场，则不遭魔类矣！即阿难所谓，坐于流水面跏趺，入灭是也。此篇注者作者同一鼻孔出气者矣。

《楞严经》又曰，必使淫机身心俱断，断性亦无，于佛菩提斯可希冀。

且自古得道者，莫不先断淫机，而后能超佛越祖，世之为释子者，身心断淫之说，无不知之矣。独有淫机一字，举世罕知，不但不知修炼之法而所以然者，身心亦不能实使其不淫也。何以故？淫机一发，形如烈火，速似焰风，苟不得其法，安有不牵连身心之忧患也！且若无其机，身心安然无所忧患矣。故世尊知其机之利害，难以自了，是教人以使之。且使之者，非空使也，而必有使之法焉在矣！故蔡禅师云，祖意如空不是空，灵机争夺有为功，且此法至简至易，非夙有善报者，立面难闻，既无所闻，淫机焉有自听者哉？若不迅早虚心求师，任尔千修万炼，难免其患。所以近来丛林多有业障，善知识者，不得其法，多有私下身前后行淫，故毕书二大人将此等僧充军问徒，是天谴其罪矣。问淫根何物也？答云，淫机即世尊所谓淫根也。根之形在外，而机在内，不知修炼，焉有不牵连身心乎！即孟子所谓炁亦能动志之说。问曰，有何法制伏？答曰，得诀者，其机之将发，以神主使，其机自息。即孟子所谓志者，帅也。以呼吸摄之，使其炁之自归。即达摩所谓采取也。神即为火，息即为风，机发虽是炁，而内实有漏尽之资，若不在此锻炼，则又牵连身心矣。以丹田为炉，以阖辟为箱，以火而炼，以风而吹，以暖信为效验，以畅快为无事，久久锻炼则机自死，淫性自断，断性亦无身心太平。三种淫事，无所集有，于佛菩提何难冀也。此乃万圣于祖不传之秘法，余今尽泄矣。为释之子不修三种淫事，自谓善知识者，即《楞严经》五十三种之魔矣。又或谓余之错矣，后学者且当本文证之，世尊岂有错乎！

寂无禅师曰，其机既发，凝神入于丹田，当用武火收摄而归，以熏以炼，机之未发，以神照之丹田。当用文火，不离而守，以烹以蒸，似此悟人，才得真神发生。

且机之发者，乃丹田之炁动也，既然凝神则此机动，受神制伏，自然两不相离，如磁石之吸铁，隔碍潜通，和合为一矣。祖师又恐临时炁之生旺，猛虎难伏，故曰，用武火，此真乃泄尽天机，慈悲至已尽矣。万世之下，学佛之士，无不沾恩矣。盖用武火者，乃修道之密法，成佛之秘机，佛佛心受，祖祖口传，悟且甚难。故五祖云，师师密咐本音。世尊达摩虽有火化风吹候之言，而文武之用度，未行竹帛，故世之无双修，而亦不能信，自达摩寂无后，无有神形俱妙之高僧矣。问曰，何谓武火摄归？答曰：武火摄归者，乃呼吸之气，摄真炁归源，而又离不得真意之为主宰矣。故曰，一意驰二炁，鼓舞摄归，总在乎意之能耳。盖炁生易下流顺出，故以呼吸摄之。若不惜呼吸消息之鼓舞，则

一炁而难摄，炁亦难归。二炁原有兼用，故禅师云，你有个拄杖子，我与你一个拄杖子，即喻此二炁同用之机也。当呼吸之机，我则从阳跷迎归炉。即达摩所谓采取也。或十迎，或数十迎，外形倒则止矣。合明此二炁阖辟之消息，则元炁自归炉矣。用二炁之时，炉中之意，不着于呼吸，依于元炁采取，不过借呼吸之机，以为采取之具。即六祖所谓往北接度是也。且元炁既归护，又当熏炼，以意定而为火，以息嘘而为风，镕灼一时漏尽之资，则尽化而为炁，放心安容，此乃武火之功也。问曰，文火何也？答云，文火者，不存而守，不息而嘘，时时刻刻不昧，惺惺绵绵不断，息息归炉。即古德云，杖往杖来无间断，舍利成全合本初，切忌昏迷散乱，一念不起，一意不散，犹如炉中火种，如此修炼，何患真种不生，舍利不产，大道不成哉！

释家谱世尊曰，对斗明星而悟道。

对，即中华，名曰返观是也。斗即北斗，喻丹田是也。明星者，乃丹田之炁发晃是也。正是真种所产之景，所以兴阳禅师云，匝地红轮透，海底不开花，即此矣。

圆通禅师曰，北斗藏身虽有悟，出尘消息少人知。

北斗藏身者，是藏种在此，而起手若不在此而修，则不能出尘矣。凡出尘者，即转法轮之消息，当转而不转，则种子产而无归，又废前功，即兴阳所谓，退一步则失事。故曰出尘消息少人知，此以上尽是言和合真种之法。

此上数者，慧命经之妙法，和合真种之天机，具在斯与，而其风火之功，亦不外是矣。

此总结上文和合真种风火之法。古圣不肯全露，故人难悟大道，尽入歧路，余浅直解明以晓同志，庶不误入外道，早成正觉，有好佛者，果潜心此经自修自证，以成大道，岂不乐哉！

予故曰，自始凝神返照龙宫，浑然而定静，以双忘而待动，以意炁而同用，以神火而化，以急风而攻，以武而炼，以文而守，久久熏蒸，刻刻无间，意炁两不相离，则和会凝集之法得矣。

此总序和合所生真种之法，盖龙宫者，遵如来之梵音，此土名曰丹田。丹田之内有水故曰龙宫，水性沉重，朝朝下流。神即是火。火性轻浮，刻刻上焰。世人沉下浮上，两离分散，故不能成其道。佛祖以火凝在水中，则心自空火不焰上，水得火煎，水不下流，化而为炁，炁则自然上升。当凝神之时，内念不出，外念不入，空空荡荡，不着不滞，回光近照，既照则忘形忘意，但用意即是不忘，但忘即不能以意照之，心无不存之谓照，欲无不泯之谓忘，忘与照，一而二，二而一，当忘之时，其心湛然，未常不照，当照之时，丝毫不立。未常不忘，忘照纯一，浑然定静，天地入我，莫知所之。且待而候动，不觉融

融和和，外形勃起，以意迎炁而归。既归本地以神注定其中，当以呼吸吹嘘，久则文火，勿忘勿助，行住坐卧，不离这里，何患真种不产哉！

不闻得道古儒之言乎？恍惚阴阳初变化，氤氲天地乍回旋。

此以下言真种所产之时，古儒即邵康节是也。子之释教，竟有无知无识者，谓儒不知大道，自打七参样，口头三昧，谓之得道，诚可笑矣。不但儒闻而不视，高僧亦自夹鼻恐臭矣。盖恍惚者，静定之中，浑然一团，外不见其身，内不见其心，恍恍惚惚。初变化者，即此恍惚之间，忽然不觉融融和和，如沐如浴，故寂无禅师云，六合同春。乍者，即兴阳禅师云，匝地红轮透。回旋者，真炁旋动，正是元关透露，而真种产矣，有无穷之妙乐也。

《六祖坛经》曰，因地果还生。

地者，名净土，又名苦海，又名优陀那，巧喻异名，无非果生之处也。盖果还生者，因以前能明有情来下种，和合之机，到此方有果也，即菩提子也，又曰舍利子。

无量光明如来日，分明动静应无相，不觉龙宫吼一声。

无相者，释自威音，儒曰无极。盖此物本来无相，因静定而生。龙宫者，即上文因地是也。吼一声者，即上文果生也。儒曰，杜宇一声春晓，乃阳炁之所生也。能知此一声之机，则洞水可流，西江可吸，海水河灌顶也。古德云，地雷震动巽门开。又云，雷从地响美。

紫摩金光如来日，海底泥牛露半角。

海底即我之丹田。北海也，世尊名之曰龙宫，又曰恒河。兴阳禅师亦曰海底，是藏慧命之源窟，故曰海也。泥牛者，即慧命也，世尊名之曰摩尼，即我身中神炁和合所炼成之真种也。露半角者，乃真种将产之法象也。此时必须以静而持之，不可急于收取，任牛之自露全角者，方可兴功，不然念动牛惊，依然隐而无踪。圆通禅师云，必须元窍生物，斯可以阳炉发火，固莫为之先，亦莫为之后，谓太早生。故寂无禅师云，若夫机未至，而先助长，则外火虽行，内符未应，适自取焚驱之凶矣，奚可哉！

圆通禅师曰，梅花未发太早生，梅花已发太迟生。

梅花者，乃阳之道，而为报春之信也。即喻我身中阳炁所发之景矣。未发者，是喻阳，将动未动也，此时如或妄采，而炁嫩则不升，故曰太早生矣。已发动者，是喻阳炁已动也，此时即当收归源。若不归源炁则散而无依，故曰太迟生。圆悟禅师云，进一步则迷理，退一步则失事，诚所谓也。

又曰，恁么则风霜都契尽，独占普天春。

恁么者，即喻时当今也。风霜契尽者，是喻无阴气之谓也。春者，阳也，是喻丹田一片纯阳之炁。其中景象如沐如浴，周身融和、畅快不可胜比。内

外尽是阳春，乃真种所产之真景也。

又曰，切须盗着。

此乃祖师嘱咐后人，如或见此景至，即当兴功收取，如或不收，则是当面错过，此物又行熟路。故兴阳云，退后则失事，诚有言也，岂不悟哉！故曰盗着。盗者，强夺也。当此之时，切须勇猛，以我之意宰之，用我之息摄之，将此真种，归于丹炉，而后再用法轮之功。

寂无禅师云，至于六合同春，物物得所。

同且六合者，周身也；春者，喻周身之暖信也；物者，乃释教之别名，即儒所谓元炁也。功到时至，此物当产之时，不知不觉，忽然丹田融融洽洽，周身酥绵快乐，春生毫窍，身心无主，丹田暖融，渐渐而升，阳物勃然而举，忽然一吼，呼吸顿断，心物如磁石之相翕，意息如蛰虫之相含，不觉入于恍惚，天地人我，莫知所之，浑浑沦沦，又非今之禅家枯寂无为，恍惚之中，心自不肯舍其物，物自不肯离其心，相亲相恋，纽结一团，其中景象，似施似翕，而实未见其施翕，似泄似漏，而实未至于泄漏，其妙不可以言语形容。故心经解云，一阳初动有无穷之消息。少焉恍恍惚惚，心以复灵，呼吸复起，丹田之炁，自下往后而行，肾管之根，毛际之间，养生快乐，实不能禁止，所谓炁满任督自开，此之谓也。迅时速采归源，转大法轮，不然此物满而又溢，则前功废却矣。盖此篇全泄天机，余三十余年，方得妙道，后之修士，行功到此，切记切记。毋忽却其中景象，但得二三，即是真种所产矣。固不必规规如此，而又禀受形体有同异之别也。

达摩祖师曰，二候采牟尼。

此言采物归炉之候也。盖二候者，前活阳生时谓之一候，累积阳满，真种产时又谓之一候，故曰二候。采者，此物产时，仍行熟路，顺下而漏，故用呼吸采之以归炉。牟尼者，物之别名，儒谓之元气也。

又曰，二候采牟尼，四候有妙用，六候别神功。

前所谓二候，是生与产之候也。此所谓二候者，兼于采封之二候也。学佛之士，须当着眼，不可一概而论之。观其法轮六候图，则明白矣，盖此二候者，真种产时，以采归炉谓之一候，而炉中封固，又谓之一候，故曰二候矣。既归炉矣、即当速升降牟尼，以转法轮，成其舍利，升为一候，降为一候，沐浴为二候，共之四候，故曰四候有妙用，采封升降沐浴总共之六候。归根温养舍利，无所事也，故曰六候别神功也。

六祖曰，往北接度。

往者以心去也，北者丹田也，接者以心接物也，度者即升降往来也。

寂无禅师曰，采取以升降，从督脉上升泥丸，从任脉降下丹田。

任督二脉者，即法轮往来之道路也。任脉者，起于丹田前弦，循环腹里，穿二喉之中，上顶也。督脉者，起于丹田后弦，并绕脊柱里上风府，入脑顶，与任脉会合。二脉通时，则百脉俱通矣。采取由此而行，法轮由此而转，能识此道路者，则舍利子亦由此而成矣。

易经曰，阖户谓之坤，辟户谓之干，一阖一辟谓之变，往来不穷谓之通。

此用二炁法轮之消息也。且释藏修道之经文，前辈所称者，楞严华严谓之首也。儒所修道之经文莫不以易谓之首也。太邑海会寺方丈龙江问曰，西方梵语未见有易之说，今载此不合释教之道也？答曰，苟执其一，不明其二，尔所修者，傍门而已。老聃之道，未曾望见千百世以上，千百世以下，此人此心，三教岂有二道者哉！殊不知易之源头，乃道之祖也。问曰，既为道书，今时儒士以易为时文卜筮之书，未闻其修道何也？答曰，时文卜筮，乃在尘之儒耳，非出尘之儒也。且古之至儒，究先天之理，参阖辟之机，格物穷源，性命在我，不由乎造物，浑然天理，出乎众外，故曰儒矣。问曰修道何也？答曰，道用先天，借后天之爪板，转法轮也。阖户即是吸机，吸机者，往下也，故曰坤矣。辟户即呼机，呼机者，往上也。故曰干矣。此乃后天一边之理也。变者，乾坤两卦之消息也，犹如御车，然乾坤为毂，变为轴，车本不能自运，惟赖两头之轴，两头之轴又赖两头之毂，两头之毂又赖盖辟之吹嘘，车待轴而转动，又待毂而运旋，毂又待盖辟之催逼，其用方全。如或不透，再参六候图中，无不尽其妙也。往来不穷者，即先天后天二炁，转运之消息也。通者，通达元关，乾坤共运之机也。若以口鼻一呼一吸谓之往来不穷者，则去先天大道远矣。问曰，若何为哉？答曰，以后天之息，用先天之息也。呼机为辟为干，吸机为盖为坤。乾坤者，天地之定位，在人首即为干，腹即为坤。变乃乾坤中之主宰。即我之真意，使二炁转运机耳。犹如北斗星焉，往来不穷者，即二炁之转运。尔来我往，犹如乡人织布之梭也。尔上我下，我下尔上，故往来不穷。虽然如是，而先后又不可并主重用，升降之际，意虽主斗构，其神重在先天同行，不过借后天盖辟之机，以运先天耳。又问曰，弟子愚蒙，恳求关理，方敢自用，但只是泄漏有过。于言者曰，世尊云，度尽众生，方自度，焉得有过乎！况且释教今时，又无此双修？答曰，此乃转法轮之秘机也。干圣不肯明言，万祖不肯指破，妙中更妙，微中又微，凡夫俗子可闻，非夙有善报者不能见之。又曰，弟子恳求和尚垂恩。答曰，盖吸虽是下坤，而坤腹之元炁过我升之。升之者，升于干。辟呼虽是上干，而干首之元炁过我降之。降之者，降于坤。总是先后二个升降，面、背、中三条道路，共乾坤之毂轴，通元关之消息，而主宰在乎意，运行总在乎神。一吸一升，一呼一降，不可差之毫发，循规行途数之限步，不可不及而大过，干九坤六，四揲成章。合乎造化，同乎轮转

，不偏不倚，正正相当，任尔之教是是非非，成乎其道者，不离此方。

又曰，干爻用九，坤爻用六。

此言转法轮爪之规则限数也。干用九者，四九三十六，一二三规次皆用四揲之，坤用六者，四六二十四，一二三规次皆用四揲之。且古以后一规至六规为升，升合干，故用干爻干策，干爻用九而四揲之，为三十六。故法轮升亦用九，同于四揲。干策总六爻之四揲，二百一十有六，故升总六规，亦二百一十有六称为升也。以前一规至六规为降，降合坤，故用坤爻坤策，坤爻用六，而四揲之，为二十四，故法轮降亦用大，同于四揲。坤策总六爻之四揲，一百四十有四，故降总六规，亦一百四十有四称为降也。合之得三百六十，而完一转法轮度数之义。但其中犹有沐浴二规，不用九六四揲，则不满三百六十之义。只有三百，前言三百三十六者，而沐浴不行盖辟，无数六十在其中矣。

《华严经》曰，诸佛定能应时，转妙法轮。

此乃沐浴二规之法喻也。定能应时者，即沐浴二界地也。儒谓之卯酉二时，释亦谓之时也。若不日时，因何有应时也。定者，谓此二时不行呼吸，神炁相抱相守，定而再转。儒谓此二时乃生杀之方，刑德相反，不宜有事，定守无所事也。且行法轮之时，而规则有沐浴法。问曰，只闻东西为沐浴，未闻规则有沐浴，请开示。华阳云，转法轮时呼吸之气，如车水板一般，一板一板而运上，一板一板而退下。既有规则，焉得一息而运至于天耶！纵运亦不合法轮之福爪，不成规则之步位，若此混运则道不成矣。问曰，弟子愚蒙，难以悟入，再求开示。答曰，行法轮之时，呼吸之气，有回转之机，就在此回转处，而有沐浴也。问曰，何为沐浴。答曰，呼吸退为沐浴，呼吸进亦为沐浴，在前后之分耳，此古不泄之机。

释家谱世尊曰，入池沐浴。

池者，乃东西地也。世尊昔见明星之后，入此二池而沐浴，此时熏蒸乐者，即喻此二方也。此法自汉至今，得者藏秘，惟有寂无，始露其法也。

《华严经》曰，为践如来所行之道，不迟不速察谛经行。

道者，路也，即任督二脉也。不迟不速者，以呼吸定其法则。察谛经行者，凡行法轮，神炁必须同行同住，若泛然于道外而行，渺渺茫茫，不由道而循行此不得成舍利。

如来曰，不得勤，不得怠。

凡行法轮合乎自然，同乎大道。若勤，则太过而风大，法轮不能转运，而焰无所制。若怠，则不及而风小，不能成长旺之功，而变化也。

然灯佛曰，常转法轮。

法轮者，西方之梵语，此土日升降，日进退，即真种运归源也。常者，凡

真种产之时，必当运行一转。如若不运，则漏尽不能止，而舍利亦不成。又不可一转而不歇，虽无大害，亦迟其产机矣。

世尊曰，当转如是妙法轮。

且妙者，不可以言语形容，故曰妙矣。若夫无言，后学又从何所悟入，此两者在得师与不得师耳。大道最秘，谁敢全泄。余见世无双修之客，特指其是以示之，使学者尽其精微。夫妙者，消息也。知之者，最简最易，不晓者，实艰实难。譬如自鸣钟，即法轮也。天地之造化，尽归于此。乡人不得见钟，但见水碓水磨，其理一也。问曰，钟于碓磨何比道也？答曰，钟之锤即喻呼吸，钟内轮子即元炁，水冲者，喻呼吸也，转之者，喻元炁也。但碓磨消息似同其法，又未甚全，而自鸣钟以全大道之功何谓也？碓磨只见其进，不见其退，钟内轮子顺转则为进，顺极则逆，而逆转者，则为退也。

六祖曰，吾有一物，上柱天，下柱地。

物者，儒曰元炁也。柱天者，即上升于顶也。下柱地即下降于腹也。

《释家谱》曰，海水灌太子顶。

海者，丹田也。水者，元炁也。释教喻名曰曹溪水，曰洞水逆流，曰一口吸尽西江水。灌顶者，即上升也。太子即如来也。

世尊曰，火化以后，收取舍利。

此言舍利将成之时也。火即神也。舍利全得火以成功。然而成者，必有所成之效验，非空虚而无知也。其舍利成之时，虚室生白，而丹田如汤煎，龟缩不举，即用收取之法，运过脊后三关，还之中宫，以养道胎，故回收取也。

《华严经》曰，具丈夫形，成就如来马阴藏相。

马阴藏者，龟如线也。缩而不举，方为舍利有成。如或微动，不可认成。必须法轮炼之。若不锻炼，则炁嫩而力微，难以冲关，须待有冲关景，而后可移。既然有景，法轮当止，若再妄行，舍利已成，而被火逼漏，依然是个凡夫。或老者病者，外肾不举，认为舍利有成，则误也，乃无漏尽之资，必加功修，有所举动，而后有可望矣。

世尊曰，能不死阿罗汉。

不死者，言其长寿也。如果外肾不举，舍利成就，故此不死。如佛弟子迦叶住世七百年，后遇世尊传过关之法，而成二祖。如宝掌和尚住世一千七百十二年，后遇达摩传过关之法，而后超脱，此是得舍利，未明道胎，故住于世矣。

此以上皆言转法轮成舍利之功，而慧命之道，尽在斯欤！

此总结上文成舍利之法。

予曰，成舍利之道，功法甚多，曰真神，曰真炁，曰真意，曰呼吸，曰主

宰，曰运行，难以备记。凡临机转法轮之际，一意取二炁，而运行之法，又在乎神之协真炁而同途，不可起于他见，于十二规，全仗呼吸催运，以息数定其法则。自采以至于归根，不可须臾离也。离则断而不续，不成舍利矣。

且成舍利之道，功法虽多，乃至简至易之法。初行似难，熟则容易。譬如乡人织市临机之时，手足头目上下左右照顾接送，初学其法最难，然而熟者临机之时，不知不觉手足头目，上下左右照顾接送，亦不知从何而主持，乃自然而然之消息。若有所执，则不能成乎物矣。而大道亦然，凡转法轮之际，意主丹田，而为轮，心神运炁，而为轮爪，呼吸催逼，而为轮毂，亦出乎自然而然之消息，有何难哉？不起于他见者，转法轮之际，外除耳目，内绝思虑，一点真神领炁循环，稍有他念则散于别络，空转无益。且数者，每步四揲，升为阳，阳为干，干用九，四九三十六，干策总六爻之四揲，二百一十有六。降为阴，阴为坤，坤用六，四六二十四，坤策总六爻之四揲，一百四十有四，合成三百六十数，成其法轮~转之途步，限度不差丝毫之规则，妙矣哉，至矣哉，是道也。苟不用此万无所成此法。自汉至今秘而不泄，佛佛密受，祖祖口传，余备全而泄尽，愿有志者早成大道。夫三百六十数者，实非三百六十数，乃譬喻耳。且轮之爪二十四根，而以前后转一回，即成四十八，谓之一回法轮，而轮之外幡盘即成三百六十数，实无差也，故曰三百六十数矣。

不闻世尊与迦叶之言乎？曰正法眼藏。

此乃探舍利秘法天机，故曰正法矣。眼者。神之所栖，眼之所至，神亦至焉。

又与阿难曰，若不知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

此乃楞严之妙旨，取舍利之密机。若不以心目取之，舍利不能出炉，故上文所谓正法眼藏，能探之者，实有异焉。至于三五日间，丹田渐次温暖，团成牟尼，形如火珠，效验渐次而至，妙境不可胜比矣。盖采之时专视，不可须臾离也。离则火冷炁散，不成牟尼，故曰七日思惟，岂可轻易哉！夫若不用此法而用别法，舍利万物所得。无非长生而已。

《法华经》曰，我今为汝保任此事，终不虚也。汝当勤心精进，行此三昧于七日中，思惟如是事。

事者，释教别名，即儒所谓真炁也。炁得以前风火之法，炼成舍利，故曰不虚也。尺须昼夜无歇，念兹在兹，故曰勤心精进，万虑尽空。一点灵光，专眸舍利，故曰思惟如事。七日者，乃采舍利之总诀，即儒所谓七日复见天地之心，又云，七日一阳来复。而物之采，或五日而得，或六日而得，岂有定哉！

世尊曰，六种震动。

此言舍利所产之景也。六种者，即身中六处也，非世界六处矣。眼有金光

，耳有风声，鼻有气搐，脑后有鸢鸣，身有踊动，丹田有火珠驰，为六种动矣。

又曰，眉间常放白毫光。

此乃舍利已成之时，常于暗实之中，或见白光，一二四五俱无所得。不多不少之间，采而即得矣。佛道妙用是其时也。且舍利将出炉，自丹田至目，一路皆虚白晃耀，如月华之明，若未明前之功法，外肾不缩，如马阴藏之形，或有光者，乃属想妄而生，非舍利之光也。

世尊曰，芦芽穿膝。

芦芽者，过关之巧喻，即丹田所炼成之炁。名曰舍利，或名菩提，或名明珠，其名甚多，无非此炁也。穿者，穿过后三关也。若用意穿属于导引傍门，而不用意失于相随之机，此两俱不能过，不引不失之间，内有天机，必待师传，谁敢妄泄此乃千佛万祖至秘至要之诀，自当恳切求师而后有所望焉。

达摩祖师曰，折芦渡江。

此以过关之妙喻，奈何凡僧未得真传，便谓祖师折芦渡江，以至熊耳山下，岂不谬乎？海不能渡，焉能渡江乎！然祖师生于南天竺国，得法欲东游，是国王以巨舟实以重宝与之，渡海凡三周寒暑，至广州登岸。先给梁，不契。后结魏，了其大事。盖折者，探也，芦者，舍利也，渡者，运行也，江者，即通行之道路也。

世尊曰，一箭射透九重铁鼓。

箭者，真炁也。射者，神炁同行之法也。九重者，人身背骨有三关，层间、夹脊、玉枕。三关左右皆有窍，故曰九重。当过关之妙法，必由中窍而运行，若驰别路，不能得道矣。

又曰，禅悦为食。

且禅悦者，快乐之境也。食者，食舍利之妙喻，非饮食也。即真炁以上顶入喉，还于中宫，故曰食也。且当未食之先有蹊路之危险，须当防虑舍利漏泄，是以下喉窍实，蹊路鼻窍虚，实而不行，虚则泄矣。若不求师亲指所成舍利，无得通挟鼻牵牛之法，妄驰虚窍，费尽千辛万苦才得舍利，成就以此尽费，岂不痛哉！

又曰，法喜充满。

法喜春，即真炁也。其炁既归中宫，渐渐不食矣，故曰充满。其间有三月不食，有四月不食，定力专者，得断食速。定力散者，得断食迟，且断者，非勉强也，炁满神定，自然而然不食矣。

世尊《本行》经曰，若至恒河水南岸，安稳住定如须弥。

水者，乃梵音之巧喻是所炼成之舍利也。南岸者，即中宫也。舍利既归中

宫，神炁犹如磁石吸铁，两不相离，一得永得，无所安驰，安稳自在，即儒所谓允执厥中，而识性渐渐消磨，真性渐渐灵觉，妄念无，正念自存。即《华严经》所谓晏坐静室，恒作是念者是也。

《楞严经》曰，行与佛同，受佛炁分。如中阴身，自求父母，阴信冥通，人如来种，名生贵住。

且行者，非行路也，亦非行事也，乃修道胎内功之行矣。舍利既归中宫，而神受此佛。炁制伏不驰，神得炁定，炁得神住，相亲相恋，镕化合而为一，所谓行与佛同受，受佛炁分。性即属阴，所谓阴身。佛炁即为父，呼吸即为母，到此节，又不可枯寂无为。佛炁有生活之理，呼吸有资养之机，必当以性求二炁之备补，佛炁生时，使而归源，助我胎之圆满，呼吸绵绵，使而朝此助我胎之化育，所谓自求父母，又不可执其一而迷其二，到此太空有一炁，自明堂而来，归于中宫，我则鼓动盖辟，使之入周身，逐其周身阴气，变成纯阳之体。三百六十骨节，八万四千毛窍，无不通达。所谓阴信算通，凡躯自忘，道胎以存，一派天真佛体，所谓如来种，虽居道胎，无形无象，定慧圆明，所谓生贵住矣。

世尊曰，于欲、色天二界中间，化七宝坊，如三千大千世界，说甚深佛法，今法久住。

欲、色者，乃西方之梵语，中华名曰下中二丹田也。故《止观》云，西梵优陀那，此土曰丹田。化者，神之妙用，养道路之法，虽在中田，必兼下田合化成一虚境，若神之执住中田，则道胎有所滞碍，而非七宝坊矣。三千即上、中、下三田也，俗僧谓过去一千，现在一千，未来一千，名之曰三千，岂不谬乎。盖炼舍利时，住于下田用功，谓之一千说法矣。然必由上中二田之循环，养道胎时，住于中田，有十月之功，故曰令法久住，亦谓之一千说法矣。然必由上下二田路过，而后出定之时，上田亦谓之一千说法矣。故曰三千也。

《华严经》曰，以定伏心，究竟无余者。

且定者，非兀坐枯禅，顽空强制而能定也。是有自然之定静。夫舍利归于中宫，识死性活，法喜禅悦，真安妙乐，无内无外，浑然一团，禅定非凡僧之可比，朗朗兮性和秋月，融融兮命似醉熏，心目内观，舍利熏蒸，其骨肉如沐浴，而心性似太空，了达无为兮，安寂六根，静照八识兮，空其五蕴。虽有循环之机，而真性安然无余矣。

世尊曰，如理而来，如理而去。

上文谓得舍利之证验，此明初入道路之修法，且来去者，即喻呼吸之气也。示人修道胎时，必依于息，而后能离生离境，至于寂灭，故曰如理而来，如理而去。所以禅师云，未到水穷山尽处，且将作伴过时光。盖为人离自母腹

，呼吸之气及无炁，皆发散于外，日用长行，丹田本无，了胎中之息，因得神凝炁住，炼成舍利归复于此，又必以呼吸气亦归于此。元炁为结胎之本，呼吸为养路之源，又当知以心主宰而定息。息未定时以心调之。息不调则不定，不能证道。初入胎时，调息之法，岂可少哉！如理而来，如理而去，即调息之义，此所付大士云，六年雪岭为何因？志定调和气与神，一百刻中都一息，方知大道显三乘，是也。

如来曰，有余涅槃。

有者，有息也。凡初入道胎之时，心依于息，息随于心，不急不缓，听其自然，又不可随其荒荡泛烂，无知真息在内。本有息之胎，而若空空无息，非果无息，而实有也。故《金刚经》解云，不知谁解强安排，捏聚依然又放开，莫谓如来成断灭，一声还续一声来，即此心息相依之义也。

《梵经戒经》曰，如如一谛而行于无生空，一切佛贤圣，皆同无生空。

如如一谛而行者，即先天炁及后天之气，相兼相连，氤氲滋补胎源之机，不急不缓，如如而行也。今之打七参禅，谓谛行，不亦谬乎！故《华严经》云，如来大仙道，微妙难可知，当其氤氲之时，神炁浑合，如沐似醉，骨肉融和，欲色二界中间，不执不滞，空空洞洞，故曰无生空也。

世尊曰之，空不空如来藏。

上文谓无生空，又恐人随断见矣。故此曰，空不空，所以空而不空，正是寂而常照也。不空者，又恐人随长见矣，不空而若空。正是照而常寂也。

燃灯佛曰，生灭灭已。

生灭灭已者，胎中之息来甚至于静定，而屈伸之理尚有，故曰生灭，必守致于无，无其屈伸之迹。故曰灭已。只知有神，不知其有胎中之炁，谓之万法归一矣。了心之法，必依于胎而住。所谓归于法者，归此也。若无道胎舍利，真元之炁，强住心谓之灭已。证道者则妄也。

《金刚经》曰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

且菩萨修佛，心必须应如所教住，而后证佛。故经云，菩萨欲要修佛，应当如佛所垂教而住。教者即道胎也，且欲得道胎之位定满足，先住其心，住心之要，又必须真息三昧而住，定则不堕于六尘，而逐迷惑如是正定，而成正觉也。即《华严经》所谓初禅念住，二禅息住者，是也。

《楞严经》曰，既游道胎条奉觉应。

此言神入乎其炁，炁包乎其神，浑浑默默，昏昏沦沦。如母胎一般之景象，敖曰道胎，又曰父母来生前自造自化，具大总持，故曰亲奉觉应者矣。

《金刚经》曰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。

前文调了心，必先依于胎息而住也。心既住已，不可贪着于息；若念念不

舍，住于有息；则息又缚心，同于六根之缚心，是为不了之心；故此曰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，法即息也。心既往已，当以施舍其息，古德云，过河须用筏，到岸不须舟，是也。

《华严经》曰，安住寂静诸禅定，智入不死道。

安住寂静诸禅定者，鼻无出气，两手六脉俱住，浑然大定，绝无生灭，即华严经所谓三禅脉住，诸根既住，则常乐我。静智者，禅定中之真觉也。安住寂静，定成正等正觉，真人不死之道，如来实自取证者矣。

世尊曰，无余涅槃。

无余者，无出入之息也。涅槃者，非死之谓涅槃。是禅定三昧之乐也。六根灭尽，诸缘无住，一性圆融，慧光朗彻，法界是无，余涅槃之妙境矣，即如来所谓分明不受燃灯记，自有灵光耀古今者，是也。

《华严经》曰，恒以净念，住无上觉。

净念者，不住尘妄，亦不住于法缚，乃不生不灭，禅定中之正念也，即华严经所谓四禅灭尽定是也。无上觉者，佛道圆满之正觉，慧光明朗，无昼无夜，得大自在，俱足六通，实谓之无上觉也。且念住之时，则慧自发明，切须慧而不可用，若不守定，贪其胜心，用则着于魔境，被识神所害，废损前功矣。

然灯佛曰，寂灭为乐。

寂灭者，非死亡之谓也，乃胎园性彻之实证矣。故楞严经曰，觉道圆满，佛性景象、寂寂兮，慧智朗彻；耀耀兮，定觉无为，心无虚妄，性无生灭，即六祖所谓禅心无想，禅性无生，六脉全无，鼻息灭尽，故曰寂灭。道胎佛性融融然如杲日，故曰为乐。又曰真空无为。且到此时节，雪花飘空，出定景象到，移念于须弥外，未到大定，无出定之景象到，妄出则入魔道，有景到而不出谓之守尸鬼，亦无神通之智慧，又是一愚夫耳。故弥勒佛云，饶君八万劫，终始落空亡者，是也。

予故曰，舍利过关之妙法，以静而照，以柔而用。蹊路险危防上下之驰散，待动而引柔护而行，以文火而熏，以二炁而养，以寂照而并修，以双忘而定静，则道胎之法得矣。

此重复明得舍利养道之法也。且静照者，即取舍利之正功，不静则不生发，不照则不出炉，取舍利静照之法，岂可少哉。故世尊曰，心目所在蹊路者。阳关、大便、鼻窍，即漏尽之所也。必先以法器制之保护危险之患，此之三窍，若无真师授受，必在此妄驰丧失矣。非引而通，动而并行，令赖念头护持，故曰善护宝珠，当此之时，如过小桥。故曰待动而行，柔护而行，胎因舍利之炁，有若非呼吸之化育焉。有出定之佛子，如昔在母胎时得二炁而成形，又假呼吸化育，母呼一呼，则胎亦呼一呼，母吸一吸，则胎吸一吸，而道胎亦然

矣。初结道胎之时，假呼吸之火熏养，及至五六月，二炁渐微，而至八九月间，二炁全定，只知有神，不知有炁。当空之时，而顽然乎空者，则堕于断见，故空而又若不空，此正是寂而常照也。当不空之时，而只知乎不穷者，此坠于长见矣，故不空而又若空，此正是照而常寂也。一到大定浑然合一，则出定之景至矣。此以上之真诀，千古不肯明言，颠倒比喻，使人难悟，余凑合逐节以成全旨，真乃万世学佛之舟梯矣。

不闻华严经五十卷之言乎？世尊从白毫相中，放大光明，名如来出现。

此以下言出定之景也。上文只言养胎，而出定之时又未显然，如来恐后世不知此理，舍大慈悲，故曰从白毫光出万世之下，方知有此为凭据矣。盖出定天机，非俗僧可得也。自汉至今，能见人知哉！此乃如来当时自所取证出定之验矣。出之时，或放白光，或放金光，本性有所见，即当求师用收光之法。如若不收其光，则驰散矣。有形不能化至无形，性虽妙而形不妙，是未得世尊达摩寂无之全法，学者当急寻师，不然错过其机，再无有也。

寂无禅师曰，胎圆节至雪花飞，念动飘空上顶机，莫谓如来枯寂道，法身出寂又归依。

此乃出定之时，当出而不出，则滞于法身，为定之所缚，不能神通，千百亿化身，胎圆节至者，道胎圆之极也。见雪花离凡体，而念动向太空，不知此机，是未得师矣。如今丛林枯坐，摄心为道，自高自大，哄弄檀越后学，自误又误人，不知如来白光，祖师雪花，空自为僧，赖佛藏身。食檀越之信资，忘父母之大恩，为男子身，顶天立地，不悟此道，岂不愧哉！且法身出定，离凡躯时，即速依然归于泥丸，养纯一七再出。初出之时，或见佛祖菩萨美异之景，切不可认他，此乃魔之变化，若认即着于为魔所诱，迷失自躯，无归宿矣。既此归寂佛果未圆，难自立脚，岂不生于后世，必须修持九地，至于十地，更加持上至十一地等觉，以超出无色界上者也。盖初出之时，离身三五尺，慎勿惊恐，一切莫认，直等一金光如车轮大，以念入于光中，收摄性中，是为化形之妙本也。

《楞严经》曰，形成出胎，亲为佛子。

十月道胎，得二炁滋养，胎圆性定，谓之成形出定，智慧广大，无所不见，无所不知，出有人无，聚则成形，散则无宗，光周法界，神鬼待护，故曰称为佛子。

《法华经》曰，世尊放白毫光，照得东方万八千世界，靡不周遍。下至阿鼻地狱，上至阿迦尼□（左口右天）天，南西北方皆如是照见周遍。

且法身出定，久则无所不见，犹如掌心。阿迦尼□（左口右天）天者，色界天顶之名，即色究竟天是也。道胎十月得定，功行已至此天，故出定所以至

此天也。四方上下无所不见，非要见也乃自然而然耳。

大觉金仙如来曰，从肉髻中涌百宝光，光中涌出千叶宝莲，有化如来坐宝花中。

此即《楞严》示人朝暮念诵之文也。而凡僧不知其所由来，空此念诵矣。益金仙者，即《华严经》世尊之所自称也，或名大仙，或名七仙，或名众仙，岂有定哉！了然问曰，佛教今时之僧谓仙为小道，如来又何自名此四仙也？答曰，佛原无彼此之分，所分之者，乃凡僧耳。如来自曰四仙者，正是使天下修道者不执门户，以总归于世尊慧命之道也。又问曰，《楞严经》谓十种仙报尽还坠，何也？答曰，十神仙还坠者，而起手修之时，原非慧命之道，乃傍门小法耳。所以成者亦小果耳，故有所坠也。若得慧命起手，则不名十种仙而名金仙矣。且金为西方，实即炁也。炁属阳，神属阴，阴得此阳，故成阳神，阳神者，众人有所见也，亦得取物。阴神者，众人无所见也，无能取物矣。

世尊曰，初成正觉，乃入龙宫，入定七日。现菩萨树下，入定七日，至二七三七，于乳汁林，入定七七四十九日，不食。

初出定时，养至一七再出，又至二七再出，至三七再出，至七七一出。乳汁者，西方之梵语也。此土谓之乳养，譬喻儿出母胎，虽具人形，不能远行言语，全得母恩朝夕乳养，而后自行言语，智通广大。而佛子出定之后亦然。朝夕之乳养，在泥垣，到此不饮不食，养培智广变化，一而化二，二而化三，化化无穷。故曰千百亿化身也。或问曰，五灯会源调入定为外道，今此所言入定，岂不是外道么？答云，会源言入定为外道者，是言未得慧命舍利之道空此摄心入定，乃阴神之计耳，非阳灵也，故曰外道。此世尊言入定者，是得意命成舍利之道胎，出胎后之入定也。《会源》不分其法，则混此一言，迷误后人。况且六祖慧命之道，实秘而未传。所传者，无非孤性而已，故不知世尊七七四十九日一定之道也。苟不明世尊慧命道胎，谓入定为外道，焉得世尊当初修外道乎！后世又敢称为至尊也！世尊又曰，八万劫中一定，岂又是外道乎？此文七七四十九日不食乃世尊自所取证也。苟三日不食则呜呼，何足道哉！学佛之士，速早求师指点慧命舍利道胎，而后有所望焉，不然十炼九空，甘自枯死，纵妙无非识性孤魂而已。

世尊曰，护念法，今久住。

此即言归于泥丸，乳养之功也，上文言乳汁，即护念之法矣。久住者，真念当住于泥丸，故曰大定者矣。

《华严经》曰，虽证寂灭，勤修习，能超如空不动地，佛劝令从寂灭起，广修种种诸智业。

上文言久住，得生灭已，而寂灭之，虽然寂灭，必加修而久远寂灭，如

加虚空等，全然不动之地。佛嘱人曰，必要从此初得寂灭，勤加修习，智慧进进不已。空而又空，虚而又虚，故曰虚空界尽，我此修行，终无有尽。

《华严经》又曰，恒住涅槃，如虚空。

性如虚空，不着虚空相，故曰虚空。若着虚空相，即有个虚空在，而为虚空所碍，则不为虚空矣。而虚空者，乃自然而然，非有然而然者，故曰如虚空者，是也。

又曰，心常正定，灭除觉现，而以一切智觉现，从此不动，人无色定。

此即复言还应空之性也。能到虚空境界，真心常定，一切智观灭除，浑然无极，或一定三载，或一定九年，一点金光真火收藏于内，日久月深，则凡躯亦化而为炁，神既妙而形亦妙矣。如世尊既灭度，母来悲啼，涌至虚空，又与母说法。如达摩在少林灭度，又只履西归，在路亲与宰相言语辞别，寄信与少林。宰相回寺开棺视之，并无形骸，一空棺而已。如寂无在太邑，凡身变化百千，隐则无踪，或与人金银，或与人美女，或显虎龙，或一时回转万里，禅师隐于庐山还虚，此常定之心，岂可少哉！故世尊云，八万劫一定，是也。

《圆觉经》曰，如来圆觉。

圆觉者，真性还虚，虚之极至矣。无凡无圣，无昼无夜，一性太虚，即邵子所谓，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思入风云变态中，天地劫坏，这个不坏。故《弥陀经》所谓成佛以来，至今十劫者也。

《华严经》曰，法性如虚空，诸佛于中住。

且性既如虚空则无所事也。而又曰，于中住者，实有一还道理。人多不悟，殊不如此乃炼虚之妙法，真性复归中宫之秘诀。且中宫者，如来谓之毗卢性海，将此真性住于性海，如养龙珠，一切不染，依灭尽定而寂灭之，纵有光视，敛而藏之，定而又定，久而性光化为舍利，光从性海中冲出，化万万道毫光，贯于太空，与古佛如来相会。所以大觉禅师云，一颗舍利光华华，照尽亿万无穷劫，大千世界总归依。又，荷泽禅师云，本来面目是真如，舍利光中认得渠，万劫迷头今始悟，方知自性是文殊，是也。

此以上皆言舍利之过关，养道胎出定还虚之妙法，而慧命之道尽在斯欤！余不敢谓此集为自论之妙道，是皆荟萃先圣之真传，即后来万劫励志者，悟佛道修慧命之根本。使见之者即自了悟，契合佛祖之真旨，而成己又成人，则佛道之果证矣。

正道修炼直论第十

华阳曰，修者，以破而补固。

盖人生也，原禀性命完全之体，及其年壮炁满而自漏。当未破时，若遇明

师指点，不用补法，就此顿超直人于如来之地矣。已破之者，必当补之完全体。且补之者，必借动机，以发往外之炁收回，补不足之炁，补到炁足，生机不动，便成马阴之相，谓之不死阿罗汉矣。

炼者，以火而化物。

且物非他物，即我之元炁也。元炁虽藏炁穴，动时向外，变为漏尽之资，今既归源，则用火转化而为炁矣。

火非风则不灼。

上文既言火以化物，恐人不知用风，则物难化，故此必要呼吸吹嘘，火才得灼，而物才得化而为炁。

物无所则无居。

居即炁穴也。物之生时，原从炁穴而出，今乃归炁穴，而用火风，亦在此矣。

是故至人参乎大道，修乎性命，风火物所，并而同用。

以意入于炁穴，以呼吸逆吹之，岂不是同用者哉！

上下万古，成乎其道者，莫不以此而为要也。

盖千百世以上，千百世以下，此人此心，欲成乎其道者，无非性命，而性命合一者，无非风火，所谓天下无二道，圣人无二心也。

奈何知之者，稀焉，昧之者，众焉。

且世之学佛者，日念经拜佛，日受戒方文最高者，日参禅打坐，说到性命二字，举世罕知矣。

执性之命，不识动静，往往到头虚老。

盖今之学佛者，谓佛修性而不修命，殊不知如来大藏之教，性命双修，有无原是并用，以执死禅，不识动机。初习者如佛无二，久则无所效验，自生退悔。一场空死，有何益哉。

命动而外耗，耗尽呜呼，性何居哉！道何存哉！

今之为佛门者，不得如来之真传，执性不知命宝，慧命发动，不得知其法收住，虽不变为漏尽，亦自耗散，耗尽焉有不死？既死又将何物为道哉？

是以至人察乎动静之消息，合乎并修。

且世之凡夫，才欲修炼，便已离别父母妻子，孤自深山穷谷，或高庵大寺，谓静可以修道，诚可笑也。苟求得真传，如此枯静，不识动机，如痴猫守空窟，有何益也。故紫磨光如来云，不识动静，学道无益。至人静其心以候肾之动机，移入动处，合并而炼，心肾相合，即是性命合一。所以古云，一合相者，即此矣。

命根于肾，肾动则水也。

命者，即元炁也，炁动即变为水矣。

性根于心，心动则火也。

性者，乃真意也，意动即变为火矣。

以火入于水中。

以心中之意入于肾中之炁。

则慧命而不外耗。

炁得意协住，则不外驰矣。

以风吹火化，而成真种。

盖风者，呼吸之息也。火者，意也。上文言炁得意协住，故不外驰，其中尚有漏尽之霞影未化，故此必要呼吸之息，逆吹炉中之火，化此霞影漏尽，变而为炁，不然此物作怪，搅乱君心，思想欲情，即孟子所谓炁亦能动志也。《楞严经》亦谓之阴魔，务要绵绵久久锻炼，将此阴魔化为阳光，则身心自然安乐，情欲自然不能搅动。即世尊所谓入三昧火中。而降火龙者，即此矣。此道释门之秘也。有志之士，得者如法锻炼，用之得力，欲不用除而自除，心不用静自静，所谓以道制心，而心自道，是道也。能用之久者，天机忽然发动，无中生有，即名真种也。

其法简易。

难修难成者，尽是外道，如果有缘得此道者，至简至易，所谓八十遇正道即成道矣。

悟之者，修真种而成舍利。

悟者，非无诀无传，如今之禅门，空空教人悟想，则谬矣。此即实有真功真传，教人转手采取真种，煅成舍利矣。

静时而候。

机之未动仍以静而待之。

动时而取。

机之既动，以意取之。

同炉而炼。

意炁合会一处。

故曰火化。

世尊谓之火化。

行乎如来之道路。

路者，即任督之脉络也，亦谓之法轮路矣。

宿乎世尊之树下。

盖树下者，即丹田净土也。昔日世尊修炼在于菩提树下入定，即此处矣。

斯谓之行住矣。

道一禅师云，未有行而不住，未有位而不行，即此也。

且火之行住，实随物之变化。

且物之行，则意亦当行，物之住，则意亦当住矣。

阴魔现时，即当以武火煅炼，免其奔驰漏尽之危险。

盖阴魔者，即身中之阴气也。前气之变现，或梦寐所见阴人，或是身体故障，或是静坐偶见阴人，或梦寐见虎怪，俱是阴气所变化，走漏舍利之坏病，必当风火猛烹极炼，烧得里头鬼哭神嚎，将阴魔炼尽，而后则无危险之患矣。

净静太平，常自柔和而温养，以为护持宝珠之坚固。

身体无所怪见，以意照顾温养。

且如转法轮之际，文武兼而并用，其中精微奥妙，又在师传而自悟也。

盖行法轮之功，升降为武，沐浴为文，而升降之中，亦有文亦有武，总在师之传受，而精微之处，又在自悟矣。

舍利成之时，止武带文之熏聚。

且舍利成时，即用文火团聚，若不知止，再用武火，所成之舍利，又被武火逼散，此处当知危险，至要至要者也。

斯谓之温养，实喻为保守也。

舍利成时，止其呼吸之武火，用神光返照之文火，且真意又当时刻照顾，保之防危。

当其时也。

时者，舍利将生之时也。

明珠现而为百怪灭。

明珠者，舍利也。舍利已成，则显然而露象，百怪者，身中阴气夙病也。明珠一现，阴气夙病顿除，故曰灭矣。

柔运漕溪之大路。

漕溪者，背骨之髓路也，采舍利时，必由此路柔缓而行，若驰别路，是舍利即不能得矣。

道胎立而千智生。

且舍利归中宫，发白再黑，齿落复生，智慧广大，过去未来，无所而不知。切忌慧而不可用也。

温养允证如未定慧。

且到此地位，俱是文火熏蒸，再无所失。

所谓一证永证，常自定觉于中央，慧照于性海矣。

夫慧而不用，勤修禅那。

盖禅者，静也。那者，性也。到此只修自己之定性，以调自己之息火，一切知觉，先后祸福，知而不可用也。

愈加灵智之光辉。

且慧而不用，道胎之性，愈加灵通矣。

寂照常自觉悟，体随昏沉散乱之悔空。

此言寂而常照也。觉者知也。言禅定之中，必要有正觉知见，而后复见性体。《华严经》所谓恒以净念，住无上觉，若随其昏沉，则胎无息，坠于无知，属于枯寂顽空之外道。若随其散乱，则胎无主，火冷气竭，无所成也。

持守定力，在乎空性一念之诚也。

盖胎中定力在乎一念之诚，十月之胎，必要念念在胎，念住息定而后股圆。《华严经》所谓安住寂静，诸禅定智，入不死道者，是也。

法性定时，雪花乱飞。

静室之中，偶见雪花飞放，此乃胎国之时也。

斯谓之出定矣。

见出定之景至，即当出矣。不出则滞于胎，无神通智慧之变化，虽成胎圆，又是一愚夫矣。

盖大道静极之中，而又生动机，所谓璇玑复建于子，真物再动于挣极。

盖物者，至阳之物也。此物静极复自动矣。所谓阳无剥尽之理，若夫至人造乎日月，推情合性，转而相与。

所谓重造乎妙道，再立乎戒定慧。

且此一段功夫，古人隐而不露，或是怕泄漏天机，或是未得者有之。凡修炼之士，既得此物来收聚于内，将所出定之法身，亦归于内，合而为一，长入乎大定矣。

定定不已，至于无极而至极者也。

正道工夫直论第十一

华阳曰，下功之时，处于静室。

静室者，不近闲人之所。恐来搅我之静也。

身如槁木，

坐则忘形。

心似寒灰，

静则忘心。

以灵光为用，

回光返照。

并性命而同宫，

以性入于命宫。

是谓道之首也。

此言修性，而命即在其中，故曰首也。

且静极而动者，

且人能到真静之时，内有一机顿发，即非凡心也，亦非意也，乃丹田之炁动也。五祖曰情来，六祖曰淫心，即道心。学佛之士，若不知此动机，乃无下手之处，虽修无益也。

大道之根苗，

佛祖知此机来，用法收回丹田，炼成舍利牟尼，超凡入圣，由此而起，故曰修大道之根苗也。

造物之主宰。

且凡夫不知修炼，因此机动无法制之，则心亦动焉。即孟子所谓炁亦能动志者也。

如此男女交合则生人道矣。而万物亦因此机动，雌雄自合，亦生万物。世人因自好色，谓之修道者，亦是好色，实不知其法也。佛祖专候此机之才动，不等心之转念以火炼之，以风吹之，外肾自缩，心如凉水，何好色之有乎！且焦螟、虱子，岂有色心乎！此乃道之化育，天地之真机，自然而然，非有心也。圣之变化，总在此顺逆之间耳。

炁旋窍开。

且炁者，古人曰物，曰水，曰闺阁事，其名甚众。窍即丹田，炁穴也。开即命门，医书谓两肾中间为命门，误也。此门即在脐下，女人谓之子宫门，正此也。男女泄精，正在此处也。

慧命之情，喜向乎其外，

盖慧命乃世尊巧喻之别名，中华所谓元炁者也。人自受胎禀造物主宰之炁，而在其内，佛性亦在焉。所谓天命之谓性也，通八脉与母呼吸相连，口鼻绝无气也。及其口（口里一力字）地之时，口鼻一通，八脉不通，元炁内藏。及其年壮，元炁拱关而出。《楞严经》谓之漏尽通矣。窍既开矣，自后其机一发，无路可行，顺此熟路而出。余有俗堂弟，字道宽，法名原明，久住金山，以得金山之法，后住杯邑勇水庵，为方丈，禅教原不问此事，似过涵灌，只悟自性，不必究他。余曰，既有走漏，则与凡夫淫媾似也。《楞严经》云，淫身淫心淫根不断，如蒸砂石欲成其饭，经百千劫只名熟砂，必入魔道，轮转三途，终不能出，禅教何得不问也。世尊慧命之道，佛佛相应，祖祖相传，若能自用，则三种淫事，一炼自断，其中有深旨。

摄乎其内，

摄乎以吸吸摄之，呼吸非意则无主矣，内者，丹田也。

绵绵若存，念兹在兹，和合熔化，而为真种之胎源，实为正道之真传矣。

上文所言摄归之法，此则表时刻温养之功。且命既归源，又当时时呼吸嘘之，刻刻意守之，似炉中之火种，意炁双熔，变为真种，实为性命双修，久则无中生有，除此之外，尽属傍门，终无所成也。

古之曰火化，

火者，真意也。

曰和合，

性命合一。

曰对斗，

对者，返观也。斗者，丹田也。

曰跏趺，

跏趺者，以真意坐于吾身北方水面入灭，为初关下手之法也。昔商那和修尊者，见阿难坐于中流水面，跏趺入灭，三至参求，后阿难付以正法眼藏，而为三祖者，是也。

是阐明此道之用也。

千万般之巧喻，无非性命二物而已矣。

功到时至。

且非一朝一夕，日集月累，而后方可望也。又在乎老少勤怠之分耳！时者，非天时之时，即吾身物产之时也。

无物之中，而物产焉。

物产心有所知，若兀坐顽空，则当面错过矣。

斯时不令其顺而逆之。

物产原是下流顺当，故用意息采之。

达摩谓之采取。

顺出谓之漏尽通，逆回谓之采取也。

物既归乎其源。

源即丹田也。

则有法轮之妙运。

后升前降，谓之法轮。

起盖辟之消息，

盖辟者，内外呼吸也。外面之呼吸阵，则里面之呼吸升之，外面之呼吸升，则里面之呼吸降之。

徘徊上下，

徘徊者，活动之意，上即顶也，下即腹也。六祖云，吾有一物，上柱天，下柱地者，即此矣。

立乎天心，

天心名曰中黄，居于天之正中，一名天罡，一名斗柄，在天为天心，在人为真意。中宫若失真意，犹如臣失君主矣。凡转法轮之时，必以真意坐于中宫，而为车轴之心，使爪之运转矣。

依乎任督，

凡转法轮之时，意命必须依乎任督而运行，或意行而命不行，或命行而意不行，则不成舍利矣。

归根复命。

还于本地也。

故谓之四候六候者也。

采封升降沐浴也。

数足物灵，则有采取过关之诀在焉。

夫既明前所用功之法，久久行持，窍内满足，一静则天机发动，周身融和快乐，阳物全然不举，故曰数足物灵也。且物既灵，即当采运过后三关，归于中宫，其诀最有秘密之妙，不敢言者，而放言之矣。

失或采而不生者，

不当采而采者，其物嫩之矣。

或生而不取者，

生而不知，则当面错过矣。

是不得诀之其故也。

此皆未得师传之过矣。

且欲得诀之真者，又当虚心求师，久久护持，

盖世之学佛，不得其全诀者，皆因已有所知所能，轻师慢法，故不得其全诀矣。若能虚心恳切，执弟子之礼，行弟子之事，久久真心护师成道，岂不有不得全道者乎！

培德舍力，

盖德者，道之体性之用，欲觅师道，而不修德，焉得遇之，德和道者，如鸟之羽翰焉，缺一无所用也。力者，财也。古云，法财两施，彼此同成正觉，苟曰称修道，分文不舍，沽名钓誉，假佛遮身，就有佛道高人泛而不视矣。

然后大道有所得也。

世之学佛者，谓坐而有所得，岂不谬也。如刘志略乃坐怀而得，因结交有

力，与六祖同借其力也。

盖出炉之消息，

炉即丹田也。

又赖意之静观，物则生焉。

盖意观者，如来云，若不知心目所在，则不能降伏尘劳，物之出炉于不出炉，总在乎意之力也。且物又是元炁之喻名耳。

如来谓之炉中火发，

此即紫摩光如来之言也。火者，暖也，发者，动也，此是舍利产之景也。

斯时牟尼露象。

上文言暖者，乃内景也，象者，外景也。

不惧不惊，

或者乍见此景，未得真传，认为外物，而不禁惊讶，则心动神驰。舍利亦散，欲望成道，不亦远乎。

动而并行，

命行则意行，命住则意住，故为并行者矣。

切防蹊路危险之患。

蹊路者，前注于集说矣。

渡过恒河之渡口，

恒河者，背骨之髓路也，上下有不通之处，必要真意度过此处，故曰渡口矣。

由漕溪而上鹫岭，

漕溪者，即上文髓路也，鹫岭，在头之后也。

达须弥而下重楼，

须弥，头之顶也。重楼，气喉也。气喉有十二节，故曰重楼也。

往南华花世界，

且往者，慧命之来也，昔日法华会上，龙女献珠，往南方女转男身，成证佛位，即此喻也。盖南者，心窍也。心之喜动而不喜静，喜新而不喜旧，时刻迁移，进出无时，莫知其乡，自无始而至今，四生六道，无有休息，所谓人死不知心。今幸得慧命来相制伏，变种性为真性，炼识神为元神，犹如铅之制水银一般，则水银死，而无驰弄之性矣。若不得此慧命来入心窍，而亦不能自定，纵有所修，无非后天之识性，非先天之性也。先天之性，□（口中一力字）地之时，落于命中，故曰天命之谓性。学佛者，自当醒悟先后之性，若不自惺，终无所成矣。

坐登佛光宝殿。

宝殿者，心下之一窍也，乃养道胎长定之处也。

忽然溶溶如谷云，霏霏似春雨，盘旋敛聚于中宫，斯谓之结道胎。

盖舍利登中宫之时，周身如云之腾，似雨之施，百脉冲和，畅于四肢，急将心目左旋右转四九而定，右旋左转四六而定，性命盘聚于中宫，结成道胎矣。

安乐太平之禅定，

到此无损无失，一得永证。何得不安乐，自然禅定寂静矣。

勿助勿忘而养，勿寂勿照而温。

且初结道胎时，后天之息，本似于有，而不着于有，故曰勿忘。道胎既结，则意在乎其中，寂然不动，又不可随其昏昧，必须常觉常悟，故曰勿照。

静定之中，忽觉一轮浩月悬于当空，

且此月从丹田升于目前。

留而待之，

以真意留之。

一轮红日升于月中，

日月合并，

收而藏之。

用法收于中藏。

定静之中，习乎寂灭。

一念不生。

有无之场，还乎浑然。

真性虚无。

故曰无为者矣。

空虚至极矣。

且大道无穷焉，静极而生乎动。一物上合于道胎。

盖万物极则还原，而大道亦然矣。静极生乎动机，有一点纯阳之物，从涌泉自升于中宫，与道胎相亲相恋和合，合而为一者矣。

而法轮之又重转矣。

此物既归道胎，则自往下，由尾闾上顶，降于中宫，是谓助胎源之至宝矣。

静而又静，灭而又灭。

鼻无出气，手无六脉，则大定矣。

胎圆炁足，天花乱坠。

有天花坠则知胎足，无天花坠则胎不足矣。

则佛子之定念，当移而超出三界。

见此景至即当移念出定。三界者，下丹田，中宫，顶门谓之三界也。

是谓如来之出现矣。

《华严经》云，世尊从白毫相中，放大光明，名如来出现者矣。

且出定之初，防被外魔之侵扰，

盖初出定时，恐有诸佛菩萨来言语，切不可答谈，只提正念，遂出遂人，不可远游矣。

一轮金光，本是我所有之灵物，取而归之，为化形之妙药。

且出定之初，万物不可着，只候自身中一轮金光，现于空中，将法身近于光前，以法聚光，取于法身内，途即法身入于凡身，久久乳汁，则凡身立可化为炁矣。恐不得此金光者，则凡身不能化为炁，故有留身之说者，谓此也。又在德行之故耳。此即万古不泄之天机，今则泄矣。

收而养之，予又生乎其孙。

且初出走时，原是一身，定久则百千亿化身矣。

愿备行满之时，隐于深谷，绝迹还虚，合乎妙道。

功满隐入深山古洞，无人来往之所，兀然端坐，炼形化乎炁，神亦还虚，形亦虚矣。

是谓如来末后之事也。余愿同志者，休误入口头禅、三昧之外道，认为正道，则非正道也。

禅机论第十二

华阳曰，佛道性命喻龙虎，龙虎喻动静，动静喻禅机，何喻之杂也？

且人从禀受，无非性命而已，另外又有何物哉！人若成乎道者，先将保守性命。性命之藏处，别名曰龙虎。龙虎之行住，又曰动静。动则为机，静则为禅。千名万喻，不出性命。除此性命两物，都是诤哄愚夫之进门耳。

古佛曰，不识性命，则大道无所成。

千门万户，费尽心机，实不知性命，或修性，或修命，亦无所成。

佛佛祖祖，莫不由此性命而为之修炼也。

且自古成道者，未有不修性命而得证果矣。

夫既曰性命，而又曰禅机者，何也？

心静者，为禅也；肾动者，为机也。

且人从禀受性命，原是一团。

盖人受胎之时，父母二炁合成一炁，一点灵光之性，即在其中。古人所谓三家和合有其身，真不谬也。

及其生也，分而为二者矣。

且人生之时，口（口里一力字）地一声，性分于心，命分于肾，二物所隔八寸四分，至老莫能相会矣。

当其节至体旺之时，

人到十五六岁，丹田之炁自动。

而慧命元宝，

元者，即所受先天之炁也。

即有变化，拱关向外之机者在焉。

盖先天之炁之隐于丹田，后天足时，则先天炁自动，动而不修，拱开阳关，则变为后天有形之漏尽精矣。

不令其顺出，趁此之机，

机者，在内有景，在外者，外肾动也。

回光返照，凝意入于北海，则元宝亦随意之还于北海矣。

寂无老师云，凝神收入此房之中，则炁随神往，自然归于此窍矣。又世尊云，心目所在。

故谓之合凝集。

以心合肾谓之凝也。

因其有变化之顺逆者，

顺者，元精，亦为漏尽；逆者，元炁，亦为物也。

故曰机也。

机者，动也。

若不曰机，则人不知慧命所动之至宝。

夫命者，元炁也。炁动虽不泄漏，则亦外耗，耗尽呜呼。修炼者，不令其外耗收藏于内，则成其道也。生人亦是此炁。故曰至宝矣。

以兀坐顽空，

如今之禅门不知慧命，摄心死坐谓道，谬矣。

迷却性命配合之真机。

不知性命凝合，空自磨砖作镜，有何益矣。

且落于枯寂，将以何者为真种哉！

不知和合凝集之法，则无真种产之景矣。

及其机之息也，默照浑然，故曰禅矣。

且机息者，命不动，阳不起，故曰机息。机既息矣，回光静照，无事无为，故曰禅也。

时至忽然而动，又曰机矣。

盖时者，非天时之时，乃真种产之时也。能知前所用之法，自有真种产之时也。

急当采取。

收回于本宫，不收则错过矣。

圆通谓之盗着，

盗者，取也。

起阖辟之消息。

阖辟者，内外之呼吸也。消息者，元关之机耳。

运法轮之元机，

此即真种通任督之道路，呼吸催通，故曰法轮元机也。

真种灵宝，当归根深藏。

藏于下丹田之所矣。

古人谓之返本复命也。

运行又归于命之原窟矣。然取得此种来，由法轮之机如意。斯谓之舍利。舍利，是命得性炼成，谓之舍利矣。去其有为之功，去其风吹运行之法。用其无为之法。以回光返照。静默而寂照之，又曰禅矣。此乃采舍利之功，有七日之照也。斯谓之心目所在。在者，心目在于舍利之处。且牟尼之珠成。团成一个。形如珠砂，光似雪。里面红，放光则白矣。融似场煎，味如蜜。丹田融暖，口中如蜜。活活泼泼流通出焉，又曰机矣。出者，出炉也。不惊不疑，以意定静，待而动取，伺候动而同行，实谓之妙法善取之方也。除此之法，再无别法，可取所谓柔能制刚。迅此动机，动者，珠动也。

徐徐穿过三三之铁关，

盖徐徐者，不前不后，前则谓之导引傍门，后则请之存想外道，故必相依而同行。三三者，背骨之奔，左右有孔从中而直上矣。

斯谓之超凡入圣。

炼舍利在脐下，既成舍利，必要超脱离出幻境，不超终有所患也。

牟尼之宝珠既归中央，

心下肾上，

柔守而定照之，又曰禅矣。

常以温养，

禅定之中，融融无为之乐也。

一团太和之天理，似醉如熏，佛曰禅定之中三昧也。

且无为之中忽有为焉，又曰机矣。

太空中一点甘露。

夫既曰无为，而又曰机何也？若不曰机，则人不知有此妙物，孤守胎囊。
不知大道，天人有相助之机也。
顺此机之妙物，收附于胎中。
以意逆至于中宫。
寂照而长定之，又曰禅矣。
依然温养。
斯谓之生灭灭已。
二炁永定矣。
夫寂定之中，一物超然而出，又曰机矣。
从丹田而来，有华而无形，悬于太空。
稍稍而待之，又曰禅机矣。
二三息之间。
随而又出焉，又曰机矣。
亦从丹田而来，有华而无形与前物相合。
收而藏之。
用秘密天机法，收手胎中。
寂照柔而默守，又曰禅矣。
无事于无为，常寂而常觉。
寂照柔默之中，二物从涌泉而出，又曰机矣。
有二道纯阳之物，从涌泉直升于顶，降于中宫矣。
取而静定，又曰禅矣。
鼻无出气，六脉俱宁。
斯谓之寂灭也。
从无出入之迹。
且寂灭之定久。纷纷白雪满空，又曰机矣。斯时出定之辨机。
乃是真景。
不令其迟阻，
速以出之。
若夫滞于胎中，缺少神通之变化，
又是一愚夫矣。
即当而出之。
从顶而出。
斯谓之超出三界，宁而待之。
离凡身一二尺候之。

又曰禅矣。一片金光悬于当空，又曰机矣。收而入之，定而又定，又曰禅矣。久久长定，形神俱化，而禅机之说，从此毕矣。

上下万古，禅机从此，今则尽漏泄矣。

余愿学佛者，休误入于邪师外道，口头之禅机，认为真机，则非禅机矣。

杂类说第十三

华阳曰，成乎其大道者，莫不因夙缘而得。

大道者，乃性命之双修，龙虎降伏之法。若孤修枯性，则非大道矣。夙缘者，累劫所修之，因今世幸遇双修，如朱涂乃童真，坐于高房内室，富贵之家，不能访道。偶尔幸遇串通消息，已得余之所指，成其道果，是其前因也。晋时有祖师留记曰，一千四百有余之年，涂子童真扫径迎，岂不是前所修定者，即当过出定，恐有退堕之念。会然曰，他家只有他一人，岂有不生子以接传后代？答曰：太上、如来、鸠罗摩亦有子。问曰，道既已成再生子，岂不走漏？答曰：上等仙佛以神交，或以炁交，凡夫则不能矣，欲生子必以形交，故有走泄，伤其元本。昔日如来往山之时，夫人曰：你去，我日后何靠？如来回头指之日曰，日后你生一子。后果生子。又鸠罗摩，乃西天十九祖，中华国工请至此土说法之后，对王曰，臣僧欲生其子。王果与他宫女。众僧此时皆不悦。罗摩知其情，谓化王以针供众僧。众不敢食，罗摩独食一钵，此时说法曰：食得针，娶得亲；食不得针，娶不得亲。次日其针从诸毛孔出，后果生子。此乃性命双修，神通之变化，既成道矣，何优子乎！

或见或闻而入，及其成功，一也。

上文言累世修为有根基，此言今生初修，或见人所修而自修之，或闻人所修而自修之，一到功成行满之时，与前人所修一也。所谓悟即众生成佛，迷则佛是众生者也。

又必在灵心决断之力也。

凡学道者，必要一点灵悟，不可听他人之言，总在自己之见识。

不被傍门所惑，不好小法所能。

志者，见傍门小法，自然不惑不喜矣。

善自虚心恭迎，

高人志士，善自求人。

不执门户，

三教俱有隐师，遇者即当求道，休执迹矣。

搜寻古之遗言，求师悟道，以此印证真伪，授受之际，必须审察逐节可合不可合之功法。

且未得诀者，先当广看三教经文，搜寻真要，遇师之时，且看与此性命双

修合于不合，若前后颠倒，则非正道，纵修无所益矣。

如果诀真，然后行之可成也。

诀真者，何以见得？盖其道者，下手必是双修，行一步，自有一步之效验矣。

不被旧习所弄，

旧习者，昔日所作所为，今日不起不现，为炼心有为矣。

不被魔障所侵，

且学道之人，有一段功夫，则有一段魔障，或内魔，或外魔，一点真念，藏于命中，寂然不动，为炼心之纯熟矣。

疑心顿脱，真心长存。

夫既得真师口诀，往前勇猛而进，念念存真，为道之主持矣。

未来过去现在浑然，

未来不思，过去不存，现在不喜，三心俱忘，浑然天理。

见物内醒而不迷，

即六祖所谓见物心速起。

闻声内定而不入。

《心经》解云，任他世事纷纷乱，堂上家尊镇日安。

坦坦杲日当空，

十二时，一点灵光常不昧。

寂寂返照朗然。

定静之中，回光返照北海。

八风无所摇动，

眼耳鼻舌意不动，故曰八风矣。

则大道有所望矣。

如此炼心，然后下手行功，有所效验，则道必有可成。心若不熟，功无效验，道亦无成也。

夫至道不孤行，

且此道必要侣伴之护持。

力微炁弱，无所成焉。

盖力者，财也。有法无财，功难成就。六祖借神会禅师之给付，二十七祖因香至国王之财。二施等无差别，同成其道。且以积金盈度，聚钱如山，而不信成佛之道，甘自为鬼，何足为贵哉！

须仗有德，同归知觉。

且德者，最难得矣。必要有佛祖之心怀，方为道中之德。如六祖将抵韶州

，路逢刘志略，遂结为友。此乃同知觉，这道之德也。

访侣护之真伪，须当久深彼之怀因，

盖人之善恶，事久不察，而自现矣。

或好胜心，或图有为福德，

且胜心者，谓我好则喜之，谓我丑则不悦之，此人不可学道矣。有为者，看经拜佛，修桥补路，修庙受戒，仅是图有为福德，于道无干。六祖所谓有福孽还在，岂可图之哉！

或执己能，

世之无志者，总谓己能。

或谓佛祖天生，

凡夫不得真传，便谓得道者天之所生。殊不知大道人人有分矣。

这等切莫露机。

遇此上四等之人，一言不可发。

或重财轻义，

重财之人即无仁德，不足以载道也。

或有始而无终，

先甜而后苦。

或言善而心恶，

沽名钓誉。

或殷勤而诱哄，

小人谦柔而进。

或祖宗无德，

祖上无德，子孙修炼，天必不付其道。

观此深秘藏真。

遇此上五等之人，如痴似愚。

若得其丈夫之真传者，彼自究竟根源。

常自悟性命。

累搜佛祖之秘密，

且秘密者，即性命也。自搜性命，足见受道矣。

生怀忠孝仁义，

生来天性，前劫即有修之根矣。

慈善济物，

广施仁德之心。

五戒全真，尊师重法，誓立愿深斯谓之道侣护法矣。

通此等之人，方为学道侣伴矣。

而后露如来之秘密，泄祖师之元机。

到此方传大道。

所谓施者受者，同成正党。

施者，师也。受者，弟子也。弟子能护师成道，而后可传道矣。

又云，财法两施，同登彼岸。

彼施我财以济其事，我施彼法以成其道，故如来云，财法二施，等无差别者矣。

夫下大功之际，

且大功者，即过关十月之功也。

择于静地名山，

静地者，不近人之往来，亦不近坟丘，坟丘阴气侵害，山要古人成道之所，则无外魔，即有正神护佑矣。

房屋不宜高大，

高大招是非，

墙壁坚厚，

以避恶虫，

明暗得宜，

明则伤魄，暗则伤魂。

饮食最当净洁，

专食素饭素菜。戒诸香五辛，香则散炁，五辛生淫精。

备购诸般法器，

且入室之时，床下安雄黄一斤，以辟邪气，悬古镜一面，魔来时镜中即现原形，桃剑一把，以辟外魔，坐下必要和厚，不生烦心矣。

入室之时，师徒誓立同心，

修此大功，必要同心合意，方敢入室。入室稍有不真，下功之人，岂不损坏矣！

功成道备，当以游戏人间，接引群迷，

功成出头，阐扬妙法，接引后学，如六祖道成，遇风□（左么右番）而出，接引后人，说法度脱，且今之林下，未成道者，先以说法，则谬妄矣。

广施慈德之法两，善济登岸之妙药，物我同途，是古佛圣贤之愿也。

决疑第十四

了然六问

问之一曰：拜佛不见成道何也？答曰：佛在太空，何须拜也。《金刚经》

云，若以色见我，世人行邪道，即不能见如来。又问曰：拜无用也？答曰：拜诚意耳，与道无干。

问之二曰：念经何不见成道何也？答曰：经是佛所造，若是念着佛听，何须听他，若是念着自己听，亦不必如此而念。《金刚经》云，若以声音求我，世人行邪道，即不能见如来。佛乃西方人之名字，孔子乃中华人之姓氏，佛何罪于尔，要尔念也！譬如考试官欲取第一名，唱圣人姓氏可通否？六祖云，东方人造孽念佛，求生西方，西方造孽念佛，往生何方？故念与道有何益耶！

问之三曰：受戒不见成道何也？答曰：戒者犯也。戒乃昔日如来，当成道之后，以相随者众，故文殊请如来设此戒，以制伏下等人之法，免其多事之故耳。六祖云，心平何劳持戒，大道在性命之内，此戒在皮毛之外，两相不平，故无成也。

问之四曰：打七一门，释教今时称为最上，不见成道。习者反人人吐血，是何也？自如来开化，西天二十八祖，东土六代并无此门，乃僧高峰门人诬设，坑害后人。高峰乃文字之学，非如来之道，况所习者，是闭息之傍门。吐血者，因跪香忍气，伤其脏腑，坐打香饭，伤其脊络，就是卢医、扁鹊，莫能救之。此门日后自有至人灭之，以救无尽性命矣。

五祖五曰：有打七之人，自称顿悟佛性，现在吐血，反教他人习之，果是悟得佛性否？华阳嘎嘎大笑曰：凡得道者百脉流通，一团太和之阳气，全无阴气之阻塞。吐血者，乃阴阳不和，火气盛，阴气阻塞之过耳。命且不保焉，能悟得佛性，不待计较而自明耶。

问之六曰：六祖闻经，既以顿悟，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，又何必求五祖？答曰：六祖所悟者，乃是性道，他自知有慧命之道，故数千里叩求师恩，以传慧命。盖慧命必要师传，空悟者不能得矣。

介邑秀才李思白，名埴，道号琼玉，六问

问之一曰：弟子昔日最不信释道，闻朱子之言，谓释道虚寂之说，故此去之不取。前蒙翟友所送老师之书，初不欲观，后强视之，乃知有真实功夫在，信心无疑，行持半月，幸得真种产之景到，觉身内八脉齐开，夙有病疾，一夕而愈，今成舍利，真乃有幸矣。弟子闻今时出家人，开口便言他自悟得性，不用修炼，言修炼有成即有坏，此言是否？答曰：此图衣食之计耳。又怕别人言他无道行，以夺去主顾，故用钩连之法，何曾有实也。若不用修炼，世尊何必在雪山六年，达摩何必在少林九载，六祖又何必隐修十五年，俱是有凭据。彼言顿悟者，哄弄世人之方耳！一朝气断呜乎矣！

问之二曰：成道是一法修炼，还是二法修炼？答曰：千万佛总是一法。未

得慧命者，则有门户之说，的着慧命总归一也，世尊所谓除二即非真者，是也。

问之三曰：今日禅门传法，可是真法否？又曰：出家人做到方丈，则不用求人，自就是大和尚，登佛位，代佛说法，不知是何法？答曰：自西天至东土，达摩六祖，以口传心授，故五祖云，师师密附本音，今时失却真传，乃将纸上传，某僧某僧之名为传法者，如优人自称汉高祖楚霸王，说者如放牛小儿唱山歌，哄弄愚夫愚妇。智者观之，真可笑矣。

问之四曰：看话头参禅，可是真道否？答曰：若释教之傍门。故曰看话头参禅，以争己胜。若释教之正道，先须双修，行实在功夫，不问话头。

问之五曰：打坐人，凡有走漏，是何故也？答曰：人至十五六岁，气满自然而走泄，不得真传，则不知用火功，既不会火功，焉有自住之理乎！若要不走泄者，时刻在走泄之处，用火锻炼，使精化而成气往上升，不致走泄矣。

问之六曰：今禅门人，称修道走漏不碍，此言是否？答曰：此是第一外道。《楞严经》云，淫身淫心淫根不断，必落魔道，经百万劫，永不能出。况走漏一回，与凡夫淫媾一回，其理一也。天上未有走漏身体之佛祖，其舍利子又从何来？此乃释教下等之徒，不必论他。

僧真元十三问

问之一曰：正道从何而起手？答曰：心目所在，又云凝集和合，当知必有所在之妙处。古云，反观凝合，要知去处，即在命之所也。

问之二曰：何时下手？答曰：有物则下手。祖师云，可贵天然物，独一无二。又非心非意，物之藏于海中，动时即有知觉，就在此时下手。

问之三曰：古人谓降龙伏虎，何为龙虎？

答曰：龙即心中之灵念耶，虎即气海中之暖信也。若要龙虎降伏，先以龙宿虎窟，后以虎归龙穴，乃自然之降伏矣。

问之四曰：何为猛虎出林？答曰：即阳物动也。又问曰：何以伏之？答曰：即以龙驭之，以风吹之。

问之五曰：何为真种？答曰：即龙虎合炼成一物，然后有机动者，故名真种矣。

问之六曰：何为舍利子？答曰：即真种所产以得法轮之练法，数足外肾不举，故名舍利子。

问之七曰：何为牟尼珠？答曰：即舍利子所产，以得运过后三关之法，归于中宫，故名曰牟尼珠矣。古人云，前三三，后三三，即此耶。

问之八曰：何为道胎？答曰：即牟尼珠归于中宫，与意两相合一。意在珠中，犹如磁石吸铁一般，故名曰道胎矣。

问之九曰：何为六通？答曰：先有漏尽通成，然后有五通。若独修性，不知慧命，只有五通，漏尽不得成矣。少此一通，不能成佛，只为灵鬼转劫而已。

问之十曰：何为出定？答曰：即道胎中之珠，炼成一个，数足从顶门而出。

问之十一曰：和化身？答曰：即出定之身所化也。又问：何等化法？答曰：犹如手之十指动也。要一指动，或要十指动，总在念头也。

问之十二曰：傍门与正道成时，有何效验？答曰：傍门言成者，由他口内胡谈，无凭无据。正道成舍利时，则外肾绝无举动。成道胎时，手无六脉，发白重黑，齿落重生，出定之时，身外有身，求师当自察之。

问之十三曰：不得正道，日后若何？答曰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

太邑海会寺，方丈龙江

问曰：自己以此静修，不起杂念，可得不漏而成漏尽通厚？答曰：静修只断淫身淫行而已，淫根则不能断，既不能断，则漏尽不能成。欲要漏尽成者，须用火风之功，如来曰火化，曰风吹。实有真传矣。

洪都药师院方丈石藏和尚

问曰：忽然顿悟无凡无圣，一念圆融似太空，静久下身融融和和而动，以至于外肾，何故也？答曰：此是禅机之妙处，修慧命下手时，能用法收回本处，故谓之双修矣。